

裁军谈判会议

3 February 2014

Chinese

第一二〇二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11 年 2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10 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马里乌斯·格里尼于斯先生..... (加拿大)

GE.11-61209 (C) 190514 220415



* 1 1 6 1 2 0 9 *

请回收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1202 次全体会议开始。我想先提一下周二的讨论。周二有 23 人发言，会议进行到下午 1 点。我认为大家在会上就核裁军问题很好地交流了观点，希望各位觉得这种交流是有益的。随后我们和翻译同事们一起进行了非正式会议。他们在后面——我可以向他们大家招手。我认为那次会议十分成功，感谢大家参与，感谢在座的同事和一直在幕后工作的翻译同事。我认为那次会议非常有价值。

最后，我应巴基斯坦的请求，分发来自拉瓦尔品第、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14 日的新闻稿，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该新闻稿是巴基斯坦国家指挥机构一次会议的参考文件，其中阐述了该机构的观点，特别是在战略威慑、其重要性及其他方面的观点。介绍完毕，下面有请今天名单上的发言人讨论第二个核心问题，裂变材料。名单上已有 24 或 25 位要求发言的人。请大家不要忘记时间限制，以确保所有想发言的人都有机会发言。名单上前五位发言人来自澳大利亚、匈牙利(代表欧洲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巴西和土耳其。有请澳大利亚。

伍尔科特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再次感谢您建议各代表团在您任主席第二和第三周期间在每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时着重讨论具体核心问题——今天的重点是裂变材料。澳大利亚期待今天的讨论，期待倾听各国对一项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条约——一般称为禁产裂变材料条约(禁产条约)——的观点。

澳大利亚致力于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以及通过平衡、逐步和强化的步骤实现该目标。对此，澳大利亚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最迫切的裁军和不扩散优先事项是尽早根据 CD/1299 号文件所载的 1995 年香农授权开始禁产条约的谈判。

澳大利亚当然不是唯一的认为尽早开始禁产条约谈判特别重要的国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10 年审议大会重申，“迫切需要谈判并达成一项非歧视性、多边和可有效国际核查的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它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条约”。武器用裂变材料的生产不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澳大利亚继续呼吁所有继续生产这种材料的国家加入全球暂停生产此种材料的国家的行列。

裂变材料是核武器的基础，为解决裂变材料问题，通过一项可核查的禁产条约，是核军备控制及裁军方面合理的下一步。一项禁产条约对裁军和不扩散都有益处。它不仅可以大幅强化裂变材料监控，还可提高任何希望获得生产核武器能力的国家的进入门槛。

澳大利亚看到，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对于哪些问题是禁产条约的基础观点各异。但这些观点不应阻碍我们开始谈判；实际上，正因有这些差异才应开展谈判。裁军谈判会议内开始禁产条约谈判后，谈判人员将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具体问题包括核查、范围、生效、体制安排和争端解决规定。禁产条约的谈判人员还需决定既有库存问题如何处理。

但今天我想重点谈论禁产条约的定义。禁产条约谈判真正开始后，定义问题将带来重大挑战，但该问题是禁产条约技术讨论最好的起点。“裂变材料”和“生产”两者的定义将成为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的范围框架。

澳大利亚对“裂变材料”的观点是，禁产条约涵盖的应是与制造核武器有关的裂变材料；概括地讲，也就是高浓缩铀和钚。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认定需要保障措施的“直接使用材料”，也就是无须转变或进一步浓缩即可用于制造核爆炸装置的核材料，包括：高浓缩铀——同位素铀 235 的浓度达到或超过 20%的高浓缩铀；同位素钚 238 的含量不到 80%的钚；铀 233。

这些定义似乎可以作为禁产条约适当的基础，但有以下限定条件：澳大利亚认为，经过辐照的燃料中的钚和铀 233 应视为“裂变材料”。这是因为它们除非经过后处理，先与经过辐照的燃料棒、裂变产品和其他材料分离，否则不能用于核爆炸装置。高浓缩铀和钚是传统上用于核武器的材料；但我们需要考虑禁产条约是否还应涵盖其他可用于生产核武器的裂变材料。

这方面，原子能机构将镆和镎定为可能有扩散问题的其他核材料。从乏燃料中潜存的含量和适于爆炸用的角度来看，两者中镆的问题最大。镆和镎同钚和铀 233 一样，生产需经过铀的辐照，因此经过后处理分离后的这两种材料才应纳入禁产条约考虑的范围。

考虑这些裂变材料的定义后，我们可以考虑“生产”的定义。对此，澳大利亚认为，两个进程尤为相关：产生高浓缩铀的铀浓缩；通过后处理从经过辐照的燃料中分离钚和铀 233。

澳大利亚先前已指出，它并不认为辐照燃料中的钚或铀 233 是“裂变材料”，因为它们须经后处理分离后才可用于核武器。有鉴于此，澳大利亚认为，铀或钍燃料经辐照形成钚或铀 233 不属于裂变材料“生产”。澳大利亚认为，钚或铀 233 的“生产”应只包括后处理分离的过程。禁产条约若包括辐照，范围可能过于宽泛，使有效的国际核查变得繁琐且极为昂贵，从而给条约的缔约国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我还想澄清，澳大利亚认为，禁产条约不应绝对禁止生产裂变材料，而应仅禁止为核武器或核爆炸装置生产裂变材料。澳大利亚认为，不应禁止民用目的的后处理。与之类似，禁产条约不应禁止高浓缩铀的民用生产。尽管全球的努力已成功地大幅削减了民用反应堆或舰船驱动等非爆炸性军事用途中的高浓缩铀用量，原子能机构与现有的与这些活动相关的保障措施的规定将继续适用。

以上是澳大利亚对于禁产条约中如何定义裂变材料和裂变材料生产的大概观点。我们大家要从政治角度驾驭这些问题，首先还需要学习很多技术方面的知识。这个问题显然会引起热烈的讨论——以及最终的谈判。我很关注今天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其他发言。

代卡尼先生(匈牙利): 我有幸代表欧洲联盟发言。候选国土耳其、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黑山和冰岛, 稳定与结盟进程国家及潜在候选国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以及乌克兰、摩尔多瓦共和国、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均支持本发言。

我们在 2011 年 1 月 27 日的开幕发言中已表明, 我们明确提出, 要在 1995 年 3 月 24 日 CD/1299 号文件及其所载、并随后在 CD/1864 号文件中提出的任务的基础上, 在裁军谈判会议立即开始并尽早完成谈判一项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条约, 即禁产条约, 这是一项优先事项。

启动这些谈判对于欧洲联盟来说既迫切又重要。一项有效的禁产条约将是核裁军进程以及加强核不扩散领域重要的一步。欧洲联盟相信, 通过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 禁产条约将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第六条之下的核裁军努力作出重大贡献。由此可见, 禁产条约是核裁军领域下一步将要谈判的补充《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的多边文书。国际社会《不扩散条约》缔约国 201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和大会第 65/65 号决议中表达了对裁军谈判会议立即开始谈判禁产条约的支持。

令我们欣慰的是, 去年的会议再次就禁产条约开展了热烈的意见交流, 帮助裁军谈判会议成员澄清了许多相关问题, 包括范围、定义、核查和体制安排等。

欧洲联盟反复表示, 要开始谈判禁产条约, 审议中不能排除任何问题。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国都应认识到, 国家安全关切是合理的, 但应作为谈判进程的一部分而不是前提来处理。我们还认为, 一些建立信任的措施可以立即采取, 无需等正式谈判开始。因此我们呼吁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宣布并坚决暂停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

联合国秘书长在上周三的发言中回顾道, 裁军谈判会议内部几乎普遍支持谈判一项关于裂变材料的条约。但鉴于裁军谈判会议一直陷于僵局, 他也提到, 最近有建议称应寻找其它安排。他也在考虑, 我们是否可以在裁谈会内部商定正式谈判一项条约之前, 走出第一步, 先开始一个非正式进程, 以便彼此之间相互学习和建立信任, 同时在裁军谈判会议通过工作计划之后也可作为正式进程提供资讯和协助。

欧洲联盟欢迎这些想法, 它们值得本会议进一步讨论和思考。我们还支持就禁产条约问题积极开展全体讨论, 并利用专家级技术讨论提供支持, 以准备在裁军谈判会议内进行谈判。我们期待与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以创新思维, 讨论哪些可能的安排能让我们尽早使本论坛开始谈判禁产条约。

邓肯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完全支持匈牙利大使代表欧洲联盟的发言, 本周早些时候我也提到过, 英国政府致力于实现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长期目标和多边裁军方面的进展。我们重视本国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承担的裁军义务, 并在多个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 对此我在周二对裁谈会的发言中已简要介绍。

在我有幸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驻本机构大使的五年中，我经常感到惊讶的是，我们总是回顾过去的光辉岁月，或实际上是在回顾一直以来困扰我们的问题，因此我们非常欢迎您的方式——前进、尝试并回应多方面的需要，以推进本机构的工作，我们完全支持您。为推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义务，我们认为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禁产裂变材料条约以便真正禁止在未来生产裂变材料，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

一项禁产条约是迈向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道路上合理的下一步。它将与旨在裁军和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强化后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旨在禁止核试爆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生效一道，构成国际框架的重要基石。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继续坚定地致力于谋求裁军谈判会议开始谈判一项禁产条约。我们认为，裁谈会仍是同所有主要核行为方谈判一项禁产条约的最佳选择。要实现国际社会以有效的方式强化全球裁军和不扩散框架的宏大目标，将这些主要行为方纳入任何一项条约都将至关重要。

得到一致赞成的 2009 年工作计划(CD/1864 号文件)提出了对所有议程项目的讨论以及开始谈判一项禁产条约的任务，我们仍应以该计划为依据，必须争取达成 2011 年工作计划。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认为，裁军谈判会议的长处在于，其议事规则体现了对每个成员的国家安全利益的尊重。协商一致的规则在任何条约的谈判阶段和最终签署及批准阶段都保护这种利益。

但联合国秘书长提醒我们，国际社会相应地有责任不断展示进步。我们都知道，国际社会对裁军谈判会议停滞不前感到失望。因此我们再次呼吁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争取以建设性的方式接触各个组别的同事，找到在关键问题上建立理解的方法并在可核查且国际上可接受的禁产条约方面取得进展。

我们若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有可能鼓励其他国家在裁军谈判会议以外另辟蹊径，推进本国的裁军目标。我们认为，这无助于达成国际社会期望的那种全面、有意义的条约。

就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而言，我们反复表示，愿意参与裁军谈判会议全部四个核心问题，这些问题在工作计划中都应全部讨论。但为此我们需要所有成员共同确保不要因为协商一致的规则而造成障碍，使我们无法讨论任何问题。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也愿意与其它成员国一道，提议尝试一些可推进一项禁产条约的新方式，只要这些提议始终以裁军谈判会议的框架和议事规则为坚实依据。我非常欢迎澳大利亚的同事刚才提出的具体建议，我们将十分仔细地探讨这些建议。他说得没错，我们之中有人愿意从政治角度看问题，但非常需要学习一些技术知识，因为裂变材料具有民事用途，无论用于科学还是工业。

最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忆及《不扩散条约》2010 年审议大会，以及会议所体现的通过国家间积极谈判可取得的进展和妥协。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呼吁成员国在裁军谈判会议 2011 年会议期间在一项禁产条约方面取得实质进展，以实现审议大会最后文件中作出的一大承诺。

德马塞多·苏亚雷斯先生(巴西)：到目前为止，裁军谈判会议本次会议上的一些发言反复以一种不太令人信服的语调表达对本机构僵化停滞的不满，并宣称本机构应重新开始工作。我认为这些观点是体现我们谦虚的好现象，因为本会议自 1996 年以来尚未达成任何新的法律文书。我们确实没有理由庆祝，但裁谈会一直在努力试图达成一致。至少就我国代表团而言，我认为我们今天上午在这里开会并非休闲，不管会议多么令人愉快。

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谈判但未成功。我们一直试图达成必要的一致，以便将大会和其他有关裁军与和平的多边论坛体现的政治原则变成法律承诺。

为何我们无法达成一致？主要是由于核武器国家及盟国想要限制裁军谈判会议谈判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问题。这些国家无法接受在谈判任务中提及涉及这些裂变材料的任何其他因素。

此外，这些国家并非全部接受谈判一项保护无核武器国家免遭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条约和谈判一项禁止在外空放置武器的条约。最后，远比这重要的是，在达成一项禁止核武器条约方面没有任何动作，而禁止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人类良知的要求。

全球的公共舆论反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化学武器、生物及毒素武器或核武器。这些武器都令人憎恶，其使用——一位同事在会上也提到——是反人类罪行。开发、改进、储存并部署这些武器以待不时之需——这些做法都构成犯下此种罪行。

拥有核武库的国家常提到威慑的需求。我们都知道，“威慑”一词在战略意义上在冷战期间东西方关系的背景下有合理之处。当时的背景下，威慑意味着在竞争各方之间达到平衡，使双方的武库相互抵消，使双方都不能采取行动。核武器国家通常加上“可信的”来形容“威慑”，表示他们的武库须具备一定规模。

当今世界战略格局下，核武器的目的已不在于平衡可能对立的势力，而只是为了以一种早已过时的方式表现威吓力量。如您所言，主席先生，我们应跳出冷战的思维模式。我或许还可以加上“跳出殖民主义的思维模式”，持这种思维模式的国家自认为高于所有其他国家、可以不受制于人道主义考虑和国际法律原则。如某成员国所言，核武器不道德且不合法；因此拥有核武器是不道德且不合法的。

由于我们认为冷战已结束，保留武库据称主要是出于安全原因。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有责任为本国公民保障领土和自然资源的安全。此外，通过与邻国和整个国际社会保持友好关系，各国可保持武装力量用于防御目的(不是为了威胁他

国)，从而确保国家安全。无论哪种情况，大家可能要问，一国在政治、法律和道德上是否有权为满足防御需求拥有并部署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还应谴责的是，其他一些国家，出于各种原因，总之就是不相信可以建立民主的国际体系以及这种体系的好处，它们接受以核武库自保，不愿意为建设更加和平的世界发挥作用。

近来积极的趋势和事实，例如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切实的行动计划，似乎令很多代表团感到欣慰。但《不扩散条约》并非常设组织，因此仅靠其自身难以确保落实这些决定。执行该行动计划的责任在缔约方。

随后数月中我们所看到的不尽然如此。一个最强大的联盟出台了新的、显然以核武器为基础的战略理论。这令该联盟任何成员的核裁军意图都难再令人相信。

拥有最大武库的两个国家达成了一项旨在减少弹头数量的积极的双边条约，还提出了相互核查等其他措施。虽然这是有助于改善缔约方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改善国际政治环境的一项裁减武器的文书，但却并不意味着放弃核武库及其背后的逻辑。另两个核大国达成了双边安排，其作用似乎更多在于令各自武库的管理更加政治化、更经济实际。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女士在 2011 年 1 月的就职演说中称，“维护和平的传统不允许我们漠视大型核武库、核扩散、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存在”。

大家知道，这类发言的语言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对于巴西来说，核武器和刚才提到的其他恶魔同属一类。这种情况下，有些代表团关于问题在于机制的言论令人难过。

过去两年中正式提出了两项拟议工作计划。CD/1864 号文件获一致通过，巴西也支持该文件。CD/1889 号文件的提出是为绕过执行 CD/1864 号文件的障碍。它为处理有关裂变材料的问题而不是禁止新的生产指出了相对清晰的方向。说相对清晰的方向是因为，我认为，所谓的香农授权并未将谈判范围仅限于未来裂变材料的生产。看来最相关的代表团不愿利用这一突破口。但我要说，某区域集团通报主席称不支持该拟议计划，尽管组内其他几个单个成员表示愿意通过该文件。

本次会议前两周中，我们听到一些代表团称仍反对谈判关于消极安全保证和禁止外层空间武器的法律文书。这些代表团甚至都不想说白了，它们根本就不愿意谈禁止核武器的条约的事情。

这些代表团根据议事规则利用自己的权利妨碍达成协商一致。是不是应该说协商一致被绑架了？是不是应该试图利用平行程序来谈判我们议程上的任何核心问题，尽管这样可以很快取得成果，但并不一定很有效？是否应该在本次会议结

束之前为裁军谈判会议规定实现成果的最后期限？是否应该向我们自己发出最后通牒？

当然，重新审视 1978 年建立的一套机制将十分有益。大会早应开设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这一特别会议并不一定要或仅仅只是为了讨论机构设置。更重要的是，第四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应为各方提供全面讨论裁军问题各个方面的充足空间。应借助奥巴马总统 2009 年布拉格演讲带来的国际关系的新趋势和现实。

遗憾的是，我们再次无法找到必要的支持。有些同事一直表示，自己，或本国政府，正在失去耐心。没人能针对此症拿出良药。国际政治新陈代谢的速度，尤其是在核战略的稀薄空气中，十分缓慢，需要耐性和冷静的头脑。

主席先生，我们感谢您在任期内努力组织辩论。相互倾听并对提出的想法立场作出反应是我们的义务，因此我们自然要表达本国的观点。我们从事的职业是通过言语带来多边行动的效果。但成功从时间和内容上都难以预料。

我知道您还未看到就根据 CD/1864 号文件制订工作计划达成一致的倾向。我国代表团无权干涉您的工作方式，但我很想说，没有什么能阻止您提议一项工作计划。

无论如何，我国代表团支持主席召集一个附属机构讨论核裁军，特别是一项禁止核武器的条约的问题。这是我们能够达到的最高目标，并得到了广泛支持，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最后文件已证实了这一点，这一倡议将成为您任期的标志。由此将形成一个建设信任的框架，有助于强化其他问题的进展，例如谈判一项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法律文书。

不少代表团明确表示，谈判达成的裂变材料文书在生效之后不应只规定禁止未来的生产，还应考虑现有材料等其他各方面。这将确保其结果能满足对裁军及不扩散的期待。

巴西在 2010 年会议上为关于条约的可能构架的辩论提出了建议，载于 CD/1888 号文件。一个框架或纲要条约可规定目标、定义、范围和最后条款等一般条款。附加的议定书主要内容为禁止生产，第二议定书内容为现有材料等其他方面。两个议定书各自有关于核查的条款。这种结构意在给谈判带来灵活性。大家已注意到，在裂变材料问题上持对立立场就是为了坚持事先预设谈判结果、甚至谈判模式。

一百多年前在海牙和平会议上，巴西维护各国平等参与决定的权利。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在《骄傲的城堡》一书中提到了这一点，还称巴西代表特别无趣——这一特质在我身上似乎还有，但我向您保证这不一定具有民族性。

随后的战争，留给我们这座建筑的这个组织失败的经历，以及顽固的殖民主义阻碍了民主地处理多边关系方面的重大进展。联合国彻底改变了国际关系的基础。遗憾的是，尤其是在涉及我们职权范围内生死攸关的迫切事务上，长期的冷

战是一种倒退，随之产生了一种观念，认为裁军上的成绩取决于主要大国，而不是由相关各方谈判决定。

这一时期过去二十年后，还是原来那几个大国，加上一些新的后起之秀，试图重新起用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例如，它们期望国际社会，包括公众舆论，兴高采烈地接受有人居高临下赐给它们的一项仅限于不扩散问题的有限条约。与此同时，火神伏尔坎的熔炉将继续堆积镇压和毁灭人类的工具。

主席：感谢德马塞多·苏亚雷斯大使的发言。您的发言绝不无趣，总是引人深思。有人请求答辩权，我将在名单上的发言人发言结束之后批准。我们名单上有 21 位发言人，只有两个多小时发言时间。请各位同事注意，以确保大家都有时间发言。请土耳其发言之前，名单上后面五个国家是：以美利坚合众国、日本、阿根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荷兰。下面有请土耳其。

德米拉尔普先生(土耳其)：我发言之前先要祝贺巴西大使精彩的发言。他一点也不无趣。我们期待听到更多有思想的发言。

我国已在各种场合阐述过立场，因此裁谈会已熟知我国在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上的立场。有鉴于此，今天我们支持匈牙利大使代表欧洲联盟的发言。但我要加几点评论。

首先我想重申，土耳其的安全政策不包括生产和使用任何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倡导全球整体裁军并支持所有旨在通过多边军备控制、不扩散和裁军维持国际安全的努力。土耳其是所有国际不扩散文书和出口管制制度的缔约方，并不遗余力地推动对这些文书的普遍加入和有效执行。我要强调的是，核裁军和不扩散的工作取决于《不扩散条约》体制的有效运作。确实应将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的积极结果转化为有效执行。

土耳其认为有必要设立无核武器区并重视明年将要召开的关于中东的会议。土耳其重视所有基于条约的核军备控制及裁军协议，无论多边或双边协议。这方面，新的削武条约是一大积极进展。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唯一的多边谈判论坛也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土耳其希望裁谈会得以重振，所有成员国的关切得以解决，由此走出当前的僵局，并借助协商一致的工作计划开始处理所有核心问题。我们认为，开始谈判一项禁产条约将是核裁军和不扩散进程中的一大基石。为确保谈判有一个良好开端，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宣布并支持暂停生产。最终，谈判达成的禁产条约将对用于核武器和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提出量化限制。

但土耳其仍认为，禁产条约谈判应全面且不带歧视性。因此，未来的谈判内容还应包括储存和有效核查问题。不用说，谈判中可以并且应该讨论各国对一项可能的条约的关切。一种灵活的方式能让我们有所进展而不必耗时在任务模式上。这种不预设谈判结果的方式还有助于达成一致。禁产条约在技术上是复杂的问题。对此我们注意倾听了澳大利亚大使的发言。这种明智的方式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该问题，同时搁置政治矛盾。

我们还希望看到《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早日生效。我真诚希望这两项进展能够确实带来协同增效并让我们在核裁军道路上走得更远。

里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先生, 我们很高兴有这一机会与在座各位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的同事交流想法并深入讨论禁产裂变材料条约这一重要议题。

但首先, 如果大家允许, 我想与各位同事交流一些性质略有差别的重要进展。昨天, 奥巴马总统签署了美利坚合众国批准新的《裁武条约》文书。本周六, 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女士将在慕尼黑会见俄方的谢尔盖·拉夫罗夫先生, 双方将交换批准文书。交换文书之后, 我们将正式开始新《裁武条约》的执行进程, 特别是开始执行关于交换战略力量数据的条约所载的时间表, 以及我国接待条约双方重要实地核查访问的时间表。

美利坚合众国对此一成就感到骄傲。该条约是双边条约, 但我们为这一成就自豪, 我们还感到自豪并要重申我们致力于去年春天在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行动计划之下以双边或多边形式自愿承担的所有工作。我们正在作为一个国家同各位同事一道并在这样的论坛中采取多种步骤推进工作, 这是我们在未来数日、数周、数月 and 数年中计划处理多边裁军问题的方针。现在, 我们今天有幸请来了国务院多边和核事务办公室主任 Jeff Eberhardt 先生谈论这些有关禁产条约的关键问题。下面闲话少叙, 我马上将麦克风交给我的同事。

Eberhardt 先生(美国国务院多边和核事务办公室主任): 主席先生, 首先我想说, 很高兴再次来到这间会议室, 见到这么多亲爱的老朋友。我欢迎会议让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有机会讨论禁产裂变材料条约——这是国际社会反复表示支持的一个关键目标。

我认为无需解释一项禁产条约为何重要, 但可能有必要强调这一点。这样一项条约将限制可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数量。它将自生效之日起禁止进一步生产裂变材料。这种限制有助于实现我们共同的裁军和不扩散目标。它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实现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重要一步, 多届《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也强调需要一项禁产条约, 最近一次是 2010 年 5 月, 它是 2009 年 4 月奥巴马总统布拉格演讲的中心内容。

我们不应忘记, 禁产条约是漫长道路上的一步, 其重点应是停止未来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这是可实现的重要一步, 在座各国都可为之作出贡献。美利坚合众国与俄罗斯等国在这方面采取了多项步骤。令人遗憾和沮丧的是, 我们尚未能采取关键的多边措施限制武器储存。我们需要这种限制, 以便为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奠定坚实基础并结束核武器竞赛, 无论它发生在何时何地。

在对条约实质内容形成立场的过程中，我们的目标是一项非歧视性、停止生产用于武器的裂变材料的、国际可核查、可谈判并可落实的条约。对于应达成一项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条约已形成广泛的一致。我们在细节上会有重大差异，谈判正是为了解决这些细节问题。

谈判开始之前，在日内瓦可以做一些奠定基础的有益工作。我们热切希望与其他各方合作，就一项禁产条约的技术问题开展有意义的讨论，以推动裁军谈判会议走向谈判。我们的专家已准备好参加这些讨论，无论是在裁军谈判会议正式全体会议还是在裁谈会边会上。

即便本机构尚未准备好开始正式谈判，深入讨论有关一项禁产条约的技术问题也很有意义。例如，目前，关于如何定义“裂变材料”存在重大分歧。有些国家倾向于狭义地定义为武器级钚和铀；其他国家，包括美利坚合众国，倾向于一个涵盖可用于武器的多种形式的钚和铀、与原子能机构“直接可使用的材料”的定义相一致的定义；还有其他国家倾向于更宽泛的定义。一项禁产条约还必须承认，裂变材料除用于核武器或核爆炸装置外还有合理的民事和军事用途。

技术问题不止这些。“裂变材料”的定义与“生产”的定义密切相关。生产可用于武器的材料的过程主要是同位素分离铀，也就是浓缩，以及从经过辐照的核材料中化学分离钚，也就是后处理。然后，我们必须确保“生产”的定义不过分严格，以至留下规避一项禁产条约根本宗旨的机会，也不过分宽泛，以至限制了与禁产条约无关的活动。例如，一个涵盖“生产”乏燃料的定义，将大幅增加核查一项条约的成本却不能明显加强其有效性。

定义“裂变材料”及此类材料的生产带来了第三个根本问题：定义何为“生产设施”。禁产条约的核查将以此类设施为重点，因此该条约需要的定义应包括生产或明确有能力生产裂变材料的设施。这些问题要靠谈判解决，但对这一广泛领域的讨论现在就应启动。

这些只是我们为达成一项禁产条约需要应对的一些问题。还有很多问题我没有提到。我们无法在裁军谈判会议的一次会议上、甚至在一年之内讨论一项禁产条约的所有方面。但我们必须从某处开始，并且应仔细考虑从哪个问题开始。即使分歧最小的问题也需要时间仔细探讨，而且不应为了一个人为的时间表仓促地工作。

深入讨论技术问题有助于为未来的谈判奠定基础。我注意到，专家已经就有关在《全面禁试条约》正式谈判开始前禁止试验的问题进行了数年讨论。这些讨论对谈判的最终成功至关重要。我知道，在尚无正式谈判的授权之前，多年来我们就一直在探讨如何缔结一项关于《禁止研发、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的公约》的问题。我并非暗示美利坚合众国打算以长期的技术讨论替代正式谈判——我们认为现在开始谈判没有实质障碍。存在的是政治障碍。但克服这些障碍之前，我们认为在正式谈判开始之前开展技术讨论十分有价值。

我们都知道，谈判一项禁产条约是长期、艰巨的过程。我们在争取开始这个过程的同时应利用一切机会自身做好准备。在裁军谈判会议开展技术讨论实际上有可能让一些恐惧谈判的国家相信其实没什么可恐惧的。总之，我们在一项禁产条约方面要下很大功夫。

美利坚合众国愿意全力参与为禁产条约谈判奠定基础的工作，为此我们将强化本国代表团，请来自华盛顿的专家在日内瓦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今天我们在这里高兴地看到了来自其他国家首都的同事。我们期待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中与各位接触。

须田先生(日本)：上周二，我极为关注地仔细听取了很多同事关于核裁军问题的重要发言。我认为，所有发言的代表都以消除核武器为目标，尽管方式、国家和区域安全关切有所不同。

日本在数十年中也一直坚定呼吁彻底消除核武器。我们愿意从长计议，参与讨论未来在核裁军最后阶段，多边核裁军框架或核武器公约应是怎样的文书。

但大家都知道，彻底消除的目标并非能在一夜之间或通过一项公约就实现。它是一个通过切实的措施循序渐进实现的过程。这方面，如《不扩散条约》序言所称，这一过程中最迫切的步骤显然是停止制造核武器。我难以想象，如不首先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如何在《全面禁试条约》后走向一个无核武器世界。

一项禁产条约的时机已足够成熟，可以开启正式谈判了。但我国代表团愿意在全体会议上积极参加关于一项禁产条约的实质讨论而不预设本国在实际谈判中的立场。下面我想强调我国对一项禁产条约的主要问题的一些想法。不过为节省时间，我发言尽量简短，发言全文请大家参考分发的文字版本。

首先，关于核心义务，最重要的问题是确认一项禁产条约的核心义务：哪些是禁止的，哪些不是。首要核心义务自然是从一项禁产条约生效起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

作为禁止“未来生产”的合理结果，一项禁产条约的生效后，拥有为核武器目的生产裂变材料设施的国家将有义务关闭此类设施或令其退役，或将它们转用于非核武器用途。已关闭或退役的设施“重新恢复”生产用于核武器目的裂变材料的问题应是禁令的内容之一，因为这种“重新恢复”就意味着实际上的“生产”。

我国代表团认为，为至少确保一国拥有的武器用裂变材料不增加，还有必要规定其他禁令。也应禁止“重新恢复”已自愿宣布超出国家安全需求以外的裂变材料。此外，一项禁产条约生效后，也应禁止将现有和未来的非核武器用途的储存材料“转用”于核武器用途，因为这种“转用”实际上等同“生产”。

一项禁产条约应禁止从他国接收核武器用裂变材料，因为这种“转让”也与“生产”效果相同。一项禁产条约还应禁止协助他国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

此外，考虑到当前加强核安全的重要性，可能有必要考虑是否有可能不仅禁止生产，也规定国家有义务开展核算和监管及实际保护，同时禁止转让核武器用裂变材料的储存。

下面我想谈一下定义的问题。考虑到一项禁产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日本对定义的基本态度是，定义应尽可能宽泛，同时不对和平利用核能产生消极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日本认为，普通的标准最适合一项禁产条约。《化学武器公约》和《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等裁军条约中也体现了这种态度。这将禁止生产任何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由于裂变材料具有双重性，这种方式可用于一项禁产条约，如同在其他裁军条约中看到的。如果需要更明确的定义，我们认为《原子能机构规约》第二十条中特种裂变材料的定义可作为这种定义的依据。

有些国家可能认为，如果通过的禁止用于生产武器的裂变材料的定义过于宽泛，我们在开展核查时将面临实际困难。我们理解这种观点背后的思路，但认为我们应讨论的是核查中“裂变材料”的范围，而不是与核查问题有关的范围。

关于核查，核查一项禁产条约——“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或核爆炸装置”的条约——的核心义务有多种方式。我们认为，核查一项禁产条约的核心义务有以下四种方式：确认核武器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的储存量自一项禁产条约生效之日起未曾增加；确认已关闭、退役或转作非核武器用途的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或核爆炸装置的反应堆和设施仍在本国；确认因核裁军而被自愿宣布为多余的裂变材料未被重新转用于核武器目的；确认非核武器用裂变材料未转用于核武器用途。关于核查我就谈这些，四种核查方法的具体论据就不谈了。

下面谈储存，每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往往是被是否将现有储存纳入一项禁产条约的范围的一般性问题喧宾夺主。我们更倾向于提议根据一项禁产条约之下“现有储存”和“纳入范围”的含义讨论该问题。

我建议将储存分三类：核武器用储存；非爆炸用途，也就是传统军事用途的储存；宣布为就军事需求而言多余的储存。

首先，我们需要先等未来是否纳入减少/消除第一类储存的义务达成一致再谈别的。但至少应禁止转往第三国。另外，应从加强核安全的角度审议纳入严格的国家核算和监管义务、自愿宣布等提高透明度的措施、以及实际保护的义务。

其次，关于非爆炸用途的储存，至少有必要纳入禁止将这一类储存转用于核武器用途或转往第三国。

最后，应禁止“重新恢复”宣布为就防御而言多余的储存，也就是说，转用于核武器用途。另外，对于宣布为多余的储存，或许有可能考虑将核查以及未来削减和消除此类储存作为一项义务。

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反复讨论这些禁产条约问题。现在是时候了，该开始谈判了。但同时，早该进行仔细的技术和科学审查。这方面，日本期待在全体会议上讨论这些问题，并在有专家参与的技术会议上进行深入讨论。

佩莱斯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 主席先生，上次全体会议上，我国代表团有意继续如您所建议，专注于议程项目。

本次会议上，关于项目 1 和项目 2，我想探讨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问题。关于开始谈判一项这样的条约对裁谈会工作的益处我不再多谈，我们一直以来对工作计划的讨论已谈到这些益处，我想主要讨论谈判的实质方面。近年来，我们在一系列裁军谈判会议正式会议上反复进行了讨论。这些会议的协调员的报告对于确认未来条约的主要内容是极为有用的指南。

对此，我想提出以下观点。首先，关于目的和宗旨，我国代表团认为，一项禁产条约应是防止核扩散的工具，也是促进全面彻底裁军的文书。第二，关于定义，我们赞同的立场是，裂变材料的定义应考虑到原子能机构根据高浓缩铀和钚等直接使用材料的保障措施协定提出的建议。但对于其他非直接使用但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材料，可以考虑一些特别规定。直接与此相关的是，我们认为，文书的范围必须毫不含糊地明确排除核燃料循环活动及用于和平用途的材料。也就是说，必须保护各国和平开发核能源，包括生产高浓缩铀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第三，往年的讨论中确认的最低共同标准是条约应禁止未来生产。以这一基准出发，根据不同的义务，不同的目标和不同的核查要求，对各种不同的材料、设施和流程作出的限制不应预先对条约的潜力造成局限。我们注意到库存问题的政治敏感度，但必须承认的是，数量和地点未知、不受核查的直接使用材料的存在对于未来任何条约都是一种不确定因素。

第四，阿根廷仍认为，任何裁军和不扩散文书都需要可信的核查机制才能有效。对于禁产条约，核查机制必须建立在不歧视和不可逆转原则的基础上。所以挑战在于制定的核查系统应妥善平衡这一局限性和各国对信誉的认识，具体做法包括对库存的变化进行监控。

应考虑到原子能机构对该问题的意见，这有助于我们的讨论。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应以有重点的方式在可接受的核查水平和给各国造成过度负担的不必要的昂贵机制之间寻求平衡。

例如，应指出，原子能机构在核查方面积累的技术和机构经验——例如在三方倡议框架内积累的经验——对我们分析和达成可能的禁产条约核查安排极为有用。

最后，尽管大家已承认这是未来任何条约不可或缺的内容，应重申我们的立场：通过的任何核查机制都不应在现有的与原子能机构达成的机制之外和之上给《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缔约方的无核武器国家强加新义务。

考鲍兹·哈穆伊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相信您允许我在发言前祝贺尊敬的巴西大使刚才所作的精彩务实的发言。

裁军谈判会议将在您任主席期内开始今年的工作。我们都相信, 在您及 2011 年各位主席的努力下, 裁谈会将能在工作中取得切实进展。尽管有人表示批评和保留、有人含沙射影, 裁谈会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人所信服。但如多位代表所言, 裁谈会能否成功取决于某些大国的良好意愿和取得进展的真正愿望, 以及是否存在明确的政治意愿。我想回顾的是, 良好意愿是裁谈会得以前进的重要因素。我们于 2009 年 5 月一致通过了阿尔及利亚的伊德里斯·贾扎伊里大使起草的第 CD/1864 号决定,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说明相互尊重和理解所有各方面面临的问题可以带来积极结果——这与对他国施压或无视他国权利和利益正相反。

本会议上无人能否认谈判裁谈会的核心问题之一——一项禁产裂变材料条约(禁产条约)的重要性。但奇怪并令人担忧的是为何重点关注这样一项条约。为何忽视其他三个与禁产条约同等重要的核心问题? 实际上有些问题可能更重要。如果忽视第二个重大的核心内容, 也就是《不扩散条约》第六条呼吁的消除库存, 如何开始谈判禁产条约?

在本区域这个世界上称为热点地区的区域内, 有一国一直在发展核武库并生产无数用于致命核武器的构件, 主要是裂变材料, 而未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任何监督、核查或视查, 因为该国拒绝加入《不扩散条约》。该国对邻国加以威胁并完全无视国际合法性的原则, 区域内和世界各国怎能接受这种奇特的局面并在这种情况下开始谈判禁产条约? 这种局面下没有迹象表明核国家需要消除本国储存并准许国际机构视察其核设施和场所, 区域内和世界各国有道理接受某国想要强加给我们的这种反常局面吗?

我们忆及 21 国集团协调员 2010 年 2 月代表集团所做发言。该集团在发言中表示相信核裁军和不扩散是两个相互关联、同等重要的进程。该集团称核裁军谈判必须开始并且处理其他核心问题, 谈判中形成的理解必须为各方所接受, 并且必须考虑到各方的国家、区域和国际安全关切。

按照程序在有效核查及消除库存这两个关键标准的基础上进行的一项禁产条约的谈判无疑是一大进展。但我们更希望这种谈判能配合以谈判核裁军、消极安全保证及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等问题的有效工作。此外, 将一项禁产条约的谈判视为核裁军进程的一部分将使谈判有益且有效。

最后, 叙利亚代表团要表达我国开放和配合的态度, 希望与您和未来各位主席合作。我国代表团希望我们的工作能有一个理解所有各方的利益和关切的大环境, 希望避免批评、固执和指责的氛围。

范登艾塞尔先生(荷兰): 主席先生, 首先我要向您表示感谢并称赞您和您的团队出色的指导。我国全力支持您余下的主席任期。首先我想说, 我完全同意欧洲联盟代表的发言, 我国代表团要从本国的角度加上几点评论。

人们常说，相信多边主义的进步就是在目睹倒退 999 步之后仍希望会向前迈出第 1,000 步。就谈判而言，我们没有放弃对那第 1,000 步的希望。

我要感谢您给我们这次机会在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期间讨论一项禁产裂变材料条约(禁产条约)的问题。我国代表团过去已多次明确表示，荷兰将早日开始并达成一项可核查的禁产条约的谈判作为最优先事项。我们深信，一项禁产条约符合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和广大国际社会的安全利益，从核裁军的角度和为促进核不扩散的目的都是如此。如日本的同事上周所言，他今天再次表示，我无法想象，如果不首先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怎么会有可能走向无核武器世界。

荷兰一向认为，一步一步前进是实现核裁军的最佳方式。裁军谈判会议若严肃对待核裁军工作，谈判一项禁产条约将是合理的下一步。我们认为一项禁产条约是补充现有核条约体制的重要支柱。我们认为，某些国家倡导的将重点全部放在一项禁止使用和拥有核武器的条约上、忽视中间步骤的“孤注一掷”的方式既不可信也不现实。

我们认为，没有理由继续推迟开始这些谈判。该议题至少 20 年前就已出现在国际谈判领域。已为一项禁产条约奠定了大量基础。多年来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内一直正式或非正式地讨论该议题。在裁谈会之外也做了大量工作，这些都记录在案。裂变材料国际专家小组细致的工作就是例证之一。

此处我想谈谈第 CD/1878 号文件。该文件内，荷兰与日本和加拿大共同转交了一份禁产条约草案并附逐条说明，供裁军谈判会议审议。草案并未反映我国的全部立场，但包含许多有用的内容。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有大量资料可用。但我同意澳大利亚同事的观点，认为我们大家仍旧可以得益于了解一项禁产条约的一些相关问题的技术层面。

关于一项禁产条约的内容，去年 9 月纽约的高级别会议再次体现出，已就需要给裂变材料生产设限达成了广泛的国际一致。荷兰认为，灵活的香农授权仍是我们谈判的良好起点。对于将武器级裂变材料的既有库存纳入未来谈判的问题，我们持灵活的态度。香农授权是在谈判背景下讨论该问题的充分基础。可以选择一种灵活或分阶段的方式，如巴西去年提议的那样。未来的禁产条约的宗旨应该是最大程度的透明度和可核查。原子能机构及其保障措施体系应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我们认为，除禁止生产外，条约还应包括禁止转让、获取及援助活动。

显然，我们对一项禁产条约最终版本的面目观点不同。这方面，一项禁产条约与众多其他国际文书，包括在本会议室谈判成功的那些文书没什么不同。但如同其他条约谈判，各国将有机会在谈判中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因为最后各国都需要决定本国能否支持进程的结果。

记得(希望我没有记错，否则请我的中国同事见谅)初来裁军谈判会议时，这个优秀的集体令我印象深刻，一次关于谈判一项禁产条约的长时间讨论后，我们尊敬的中国同事说，大概引用了耐克的广告语，“let's just do it”(“要做就

做”)。已经近一年半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但仍有人在这样说,我也仍然喜爱这句话。Let's just do it! (要做就做)我们准备好了,主席先生。

加特肖尔先生(加拿大)(以法语发言):在座各位大概都知道,加拿大高度重视开启一项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1995年,前任加拿大大使香农主持了一次磋商进程,随后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就一项谈判任务达成了一致。该任务继续得到广泛支持。之后,加拿大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主持通过了一项关于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的决议。2009年就该决议达成了一致。遗憾的是,2010年未能达成一致,但显然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和裁谈会成员支持就这样一项条约进行谈判。

加拿大仍坚定致力于该条约的谈判,如香农授权和CD/1299号文件中所规定,任何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的规定都必须通过谈判达成。加拿大对其中很多问题持有特定观点,但只有通过谈判才能确定其中涉及哪些困难的政治和技术问题。当然,这一进程需要本会议投入大量时间和关注。但我们要想终止核武器不断纵向和横向扩散,必须现在就开始。

近年来,加拿大已就一项关于裂变材料的条约中许多应在谈判中审议的方面明确表明了立场,这些方面中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条约的范围、包含的定义及对执行工作的核查。我想简短介绍一下加拿大对这三方面的一些观点。当然,这些笼统的观点有待审议,条约的谈判最终开始后还将有所发展。

为条约规定适当范围是其有效性的内在要求,因为这将使我们能够确定条约涵盖的范围,从而决定哪些设施必须接受检查和视察。我们决定条约范围时,还必须处理裂变材料用于武器制造之外的其他用途的问题。

此外,裂变材料的现有储存仍是有争议的难题。加拿大在分别于1999年3月和2006年5月提交的CD/1578号文件和CD/1770号文件中提出了一些建议,试图确定采取哪些步骤,通过透明度措施、报告和清除技术应对裂变材料现有储存带来的挑战。

(以英语发言)

时间有限,我简短发言,但我想发言全文已分发。下面我谈一下定义问题。

“裂变材料”和“生产”的定义取决于有关一项禁产条约的范围及核查规定的决定。一项禁产条约中所用材料的任何定义必须足够宽泛,以确保所有目前或未来与武器目的相关的裂变材料都纳入条约的规定。加拿大支持在一项禁产条约中酌情采用原子能机构的相关术语。例如,原子能机构将“未经辐照的直接使用材料”定义为无需嬗变进一步浓缩即可用于制造核爆炸装置的核材料。这些定义出现在若干与禁产条约相关的文件中,包括澳大利亚的工作文件(CD/1775)、美利坚合众国的条约草案文本(CD/1777)和裂变材料国际专家小组的条约草案文本(CD/1878)。

关于核查，核查和守约框架的主要参数包括五大要素：首次声明；声明评估；持续监督和评估进程；由核查进程结果得出的结论；最后是处理不遵守的手段。

如加拿大在 CD/1819 号文件中提出的，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模式包括综合保障措施协定和一项附加议定书，说明在《不扩散条约》的无核武器国家缔约国里核查未申报的核材料使用是可能的。保障措施体制得到强化后，原子能机构的能力得到提高，可为不存在未申报的核材料及活动提供可信的保证。

总之，我们应对面前的挑战并非易事，但凭借创造力和政治意愿，我们一定能就这关键的下一步达成共识。如我国代表团本周二所言——我们还将继续阐述这一点——加拿大坚信，谈判一项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的条约是彻底停止核武器竞赛并为实现一个无核武器世界创造必要条件的切实的下一步。

贾扎伊里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多年来，我们一直为如何打发裁军谈判会议的时间所困扰。今天上午，这是第一次，您告诉我们发言尽量简短，因为我们恐怕没时间了。我觉得这是好兆头。若主意欲。

根据您的建议，今天我国代表团将谈论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的问题。

我必须指出，我国代表团同土耳其代表团一样，因巴西大使德马塞多·苏亚雷斯先生今天上午睿智、有深度的发言而倍受启发，我要为此感谢他。

阿尔及利亚支持根据香农报告(CD/1299 号文件)及其中所载任务开始谈判一项禁止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的条约。我们期待在 CD/1864 号决定、或思路相同的一致倡议的框架内开始这些谈判，以便最终就核裁军展开谈判，这一点——我同苏亚雷斯大使一样希望强调——仍是裁谈会的首要优先事项。这方面，我要感谢叙利亚大使费萨尔·考鲍兹—哈穆伊先生的赞美之词。

香农报告再现了联合国大会第 48/75 号决议就该问题达成的一致。报告提出了谈判的标准和这样一项条约的内容。这将是一个不带歧视、多边和国际可有效核查的条约。

就此，我想谈论该文书的宗旨和范围以及如何进行核查。

我们为之努力的这个条约应让我们能够出台一项施加于所有国家的具有约束力、非歧视性的法律规范。这一规范将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该条约还将争取禁止将民用裂变材料转用于受禁止的目的或将转用重新恢复的材料作为削减核武库的措施之一。

下面谈条约范围，我们认为，禁令涵盖的裂变材料应包括所有可用于受禁止目的的材料。但禁令不应适用于为核燃料或船舰推进等和平目的使用裂变材料。

我国还认为，我们寻求的条约应同时符合核裁军和不扩散的宗旨。如 21 国集团在 CD/1549 号文件中所强调，该条约必须是走向彻底消除核武器的进程的要素之一。我赞同叙利亚的哈穆伊大使就该议题表达的观点。达成该文书是

1995 至 2000 年的《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为执行关于核裁军的《不扩散条约》第六条而一致通过的措施之一。在该文书的谈判框架内，我们不应仅关注禁止未来生产；必须在香农报告准许的范围内处理现有储存的问题。

处理该问题还将满足透明度的需求，因为这样将有可能确认现有储存水平，从而确保履行承诺。

为确保可信度，条约应辅以有效核查机制。为此，条约应准许及时发现任何违规或将裂变材料转用于受禁止用途的行为。

核查机制不应限于军事装置。这可能是一个宏大复杂的目标，但我们推崇更宽泛的方式，以符合我们所理解的条约的宗旨。条约应包括用于所有材料、活动及核设施的保障措施体系，无论其性质为民用或军用。

该文书的目标与《不扩散条约》相同。因此我们认为，条约的核查机制应借鉴《不扩散条约》、基于该条约的保障措施协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第二十条所载裂变材料定义。与之相关，我们要强调，今天上午日本的须田大使用于说明该议题的论据十分有用。

此外，核查体制的有效性要求在裂变材料生产和储存方面有足够的透明度。鉴于此，必须记录民用和军用裂变材料存量，包括削减核武库的双边协定和单边措施涵盖的从核武器中回收的材料。这对于确保遵守承诺及承诺的不可逆转而言至关重要。

决定由哪个机构负责核查条约的执行为时尚早。但我们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凭借其授权、经验和专业知识可发挥重要作用。

虽然裁谈会一直未能通过其工作计划，但各方就条约核查达成了一致。此外，各方广泛一致支持处理储存问题。我们希望这预示着新的积极的前景，甚至是观点的趋向一致。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们从上午的发言中看到，有些与会者仍坚持给裂变材料储存这个妖怪戴一顶帽子以控制它。但在座的很多人认为，仅给妖怪戴帽子并不能控制它。我们非洲国家不建议给狮子戴帽子以自保。要严肃对待核安全问题，必须灭掉妖怪的气焰。

(以法语发言)

如果我们要给裁军领域不可逆转的原则赋予实际意义，必须不限时间达成该条约。

达成这样一项条约本身并非最终目的。这是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途径。达成这样一项条约，加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希望该条约很快生效——将强化核不扩散体制。该条约将终止对核武器的改进和完善并鼓励核裁军。它也是应

对核恐怖主义威胁的方式。最后，符合这些思路的一项条约将有助于减少与核燃料循环及和平用途的铀浓缩有关的关切。

该条约谈判的进展同时也将有助于就核裁军、消极安全保证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等其他核心问题展开谈判，以达成多边文书。

总之，裁谈会仍是谈判该条约的合适的框架。对此，我们同意我们的同事俄罗斯联邦大使洛希宁先生在 2 月 1 日的全体会议上表达的立场，认为在多个平行框架内讨论该问题可能适得其反。

阿朗戈·奥勒莫斯女士(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自原子弹发明伊始，世界便目睹核武器的有害影响。核威胁一直危及着人类的生存。即便如此，国际社会尚未禁止这些致命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使我们摆脱这种威胁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消除核武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认为有迫切需要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核武器的国际文书。这是裁军谈判会议未完成的一项任务。

我们相信，推进这一目标的因素是存在的。一些代表团提交的提案以及一些国家和 21 国集团等国家集团所持的立场对于我们的讨论以及可能就建立无核武器世界问题开展的谈判至关重要。同样，当前的国际裁军形势为我们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哥伦比亚支持民间社会参与这一进程。我们认为，如同其他多边裁军论坛的情况一样，民间社会的贡献有益于我们的工作。但我们承认，只有会员国才有资格谈判和作出决定。同时，已经有了一些国际文书可以帮助我们朝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前进，包括《不扩散条约》，它是裁军和不扩散制度的基石，因为它规定核武器国家有义务采取措施，停止获取和发展这类武器的竞赛并实现全面核裁军。在这方面，哥伦比亚重申，当务之急是实现普遍通过和切实执行《不扩散条约》，特别是其三大支柱：裁军、不扩散及和平利用核能。在这方面，我们敦促核武器国家履行其明确承诺，消除核武库，以期实现全面和彻底的核裁军。

我们还强调有必要普遍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防止新核武器的生产和现有核武器的升级，并使我们的星球摆脱辐射的后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特别呼吁附件二国家签署和批准该文书。在该条约生效之前，应暂停核试验。对实现核裁军目标很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是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核查和确保核方案完全是和平性质的。因此，我们呼吁尚未签署和批准保障监督协定及其附加议定书的国家签署和批准这些文书。

哥伦比亚还强调建立无核武器区条约的重要性，这些条约可能是对裁军制度的最大贡献和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积极贡献，2010 年 4 月 30 日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届无核武器区会议即体现了这一点。在这方面，我们重申有必要加强现有的无核武器区，并呼吁建立新的无核武器区。同样，在实现通过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文书这一目标之前，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在讨论中取得尽可能多的进展。哥伦比

亚重申裁军和不扩散教育是破除陈旧观念和范式以及营造和平文化的重要方式。在国家间建立信任特别是在区域国家间建立信任，对于这一努力也至关重要。

最后，我国代表团希望强调最后两点。首先，我们想重申，根据《不扩散条约》第一条和第二条，所有国家都享有和平使用核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重视进一步开展设备和材料交换的国际合作以及核科学人力资本方面的培训，这对于实现这项权利必不可少。在这方面，和平利用核能的主要推动者国际原子能机构可为促进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其次，哥伦比亚要强调，核武器扩散问题又增加了新的层面，即由于这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可能被恐怖主义分子和非法武装非国家行为者使用带来的威胁，《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和安全理事会第 1540 号决议等各项国际文书和决定中对此作出确认。哥伦比亚认为有义务提醒国际社会注意这一风险。

我们认为，核裁军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相反，这一进程与其他全球挑战密切相关。消除核威胁将使我们能够集中精力解决共同面临的严重问题，如贫困、流行病和气候变化。国际社会渴望一个不受核威胁的、和平和安全的世界。裁谈会承担着推进这一目标和完全顺应这一期望的道义责任。我们希望政治意愿和折衷精神将占上风，并且我们能够在裁军谈判会议框架内朝着建立无核威胁世界这一目标取得决定性的实质进展。

罗哈斯·萨马内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您担任裁谈会主席，并祝您工作顺利。我国代表团重申充分致力于实现为今年裁谈会会议第一阶段这一重要阶段所设定的目标。

三年过去了，更重要的是，在联合国各会员国去年九月举行高级别会议审查多边裁军机制状况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上周在这里发言，敦促我们彻底克服长期以来拖累裁谈会的瘫痪状态。在此期间，虽然我们没能通过一项能够使我们开始实质性谈判的工作计划，但我们也并非无所事事。我们都知道，裁谈会，特别是历任主席都作出、并在继续作出多种努力，应对各国安全这一复杂政治状况给裁谈会带来的巨大挑战。过去十五年来，我们设计了各种方案和任务，我们建立了一系列新颖的磋商机制，我们商定了处理我们关切的问题的许多正式和非正式层面，并且我们处理了这些问题。我们以各种方式将问题进行分组、排序和整理，唯一的目的是铺平道路，使向前推进的政治意愿彻底占据上风，从而使我们可以开始工作。

我国认为，将裁谈会的所谓瘫痪状况归罪于议事规则或工作方式是本末倒置的。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观念或看法可能会把我们引向一个更为棘手的状况，不仅会使裁谈会变得无关紧要和陈腐过时，还会使我们无法以另一个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好保证的职能机构取而代之，造成这种情况的正是目前阻碍我们取得进展的首要制约因素。

我们都承担着重大责任，要确保为多边机构创造和加强有利的条件，以促进和保障和平、安全和裁军(特别是核裁军)。但我们认为，核武器国家负有特殊责任，因此我国特别呼吁各核武器国家搁置各自的安全和威慑考虑，以全球和集体考虑为重，在不危及每个国家安全的情况下使我们的星球远离核毁灭的险恶威胁。这一目标一直是并必须继续作为我们在裁军方面的首要任务。

几周后，我国将有幸主办一次主题为“拉丁美洲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区域会议，会议期间，我们将讨论各种裁军和军控举措。本区域，即拉丁美洲，一直走在裁军的最前沿，我们目前正在努力从事常规裁军，特别是针对有严重人道主义后果的武器。四十多年前，拉丁美洲采取了重要步骤，使本区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核武器区，从而为核裁军铺平了道路。这是在极为不利和微妙的国际局势下实现的，要归功于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等人士的远见和对和平的坚定承诺，罗夫莱斯大使留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启示，说明了如果我们能够专注于真正的集体安全，我们可以实现什么。

我国代表团愿在裁谈会框架内就我们指定为核心问题的四个主题立即开展实质性工作，我们与其他人一道对潘基文秘书长提出的建议表示支持，他建议我们应立即就核武器所用裂变材料问题进行非正式的初步谈判，内容尽可能最广泛和包括所有方面，包括与生产、核查以及减少库存有关的各方面。我们相信，只有详细审查这一紧急问题的所有方面，我们才能确定什么是技术和政治上可行的。我们认为香农授权是处理这一问题的根本指南，但我们看到它并没有对处理核武器所用裂变材料问题的所有(我要强调“所有”)方面设置任何限制，为了制定关于这一问题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需要考虑到这一点。

在我们开始这些谈判，甚至初步谈判之前，裁谈会不能忽视也更不能停止审议其他关键问题：核裁军、消极安全保证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这些问题的共识度各不相同，技术和法律方面实现的进展也不一样。在一些问题上，我们仍有待达成基本共识，而在另一些问题上，我们已提出了正式的法律文本。因此，我国代表团相信，统筹全面处理 2009 年在我们的阿尔及利亚同事贾扎伊里大使担任主席期间我们通过的议程中的所有问题或巴西的马塞多·苏亚雷斯大使担任主席期间提出的载于 CD/1889 号文件的所有问题将成为在 2011 年第一期届会期间通过工作计划的最佳基础。

霍夫曼先生(德国)：我国代表团欢迎有机会讨论议程上的重要专题。同时，我们想强调，裁军谈判会议的任务是谈判并希望能够商定一个裁军和不扩散领域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我们呼吁所有有关各方继续尽一切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有关裂变材料的条约。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欧洲联盟所做发言。

自 1950 年代以来，核裁军的倡导者一直设法达成一项条约，给可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设定限额，并为不可逆转地削减核武器奠定基础。可以说，目前国际社会几乎一致设法在裁军谈判会议启动这一问题的谈判。

确实存在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在核军控和不扩散领域，《禁产条约》仍是常常被提到的“合理的下一步”。请允许我引述一些。《禁产条约》将提供是一个独特的机会，使我们创建一个非歧视性的共同标准，要求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承担基本平等的义务。它还非常有助于加强核材料安全，尤其是减少这些材料落入非国家行为者手中的风险。它还将使并不透明的现有核机制实现透明。因此，限制核武库显然将成为协调和循序渐进地迈向无核武器世界之路上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

因此，《禁产条约》的益处令人信服。达成《禁产条约》的合作既符合全球利益也符合国家利益。尽管如此，开始就这一问题进行实际谈判的希望几十年来一直面临挫折。我们很高兴看到，我们终于克服了过去的一些障碍，如将开启《禁产条约》谈判与其他问题挂钩或对《禁产条约》可核查性问题提出疑问，并且，我们赞赏有关合作伙伴在这方面的进步。

但遗憾的是，裁军谈判会议现在面临状况是，基本上只有一个国家，即巴基斯坦，由于该国对某些与民用核能合作有关的问题存在关切，公开抵制启动国际《禁产条约》谈判。2011年1月25日，阿克拉姆大使在本会议室解释了他的关切，即这将“进一步凸显本地区裂变材料库存的失衡局面，损害巴基斯坦的安全利益”。

请允许我谈谈对他的发言的看法。首先，我们认为，各国应慎重考虑它们是否真的愿意阻碍整个国际社会启动谈判进程、探讨各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的努力。

我们必须明确说明，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使裁军谈判会议陷入进一步僵局。我想回顾联合国秘书长1月26日在本会议室的发言“成员们……必须接受，这种特权(协商一致规则)是伴随责任而来的……一、两个国家不得无限阻碍这一进程”。事实上，我们不认为阻碍几乎整个国际社会正在努力启动的谈判符合任何国家的长期利益。

其次，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阿克拉姆大使2011年2月1日的发言中的意见，即“一项确保削减裂变材料库存并且禁止未来生产的条约”将是“一个更有意义的目标”。阿克拉姆大使还说，根据他的评估，这是“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支持的一个目标”。那么，如果这是巴基斯坦对局势的分析(他可能是正确的)，难道不值得在谈判中争取这一点吗？我们都知道，香农授权并没有明确阻止任何代表团提出这一问题。

德国长期以来一直是裂变材料条约的倡导方之一。我们试图在设想方面做出贡献，例如，向2010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2008年筹备委员会提交的题为“为禁产裂变材料条约创造新的势头”的工作文件。2009年末，我们在柏林举办了一次关于《禁产条约》的研讨会，在座的一些同事也曾积极参会，我们当时还希望能够很快启动《禁产条约》谈判。

我国代表团期待着就裂变材料条约的重要条款进行更详尽的讨论。请允许我现在着重指出几个基本内容。《禁产条约》应包括禁止生产可用于核武器的“直接使用”裂变材料，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定义保持一致；《禁产条约》生效之前或之后，禁止将为民用目的生产的裂变材料转用于与核武器相关的目的；禁止对源自裁军措施的裂变材料进行重新利用。

关于具有争议性的库存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各种不同方法之间取得平衡。各项措施可以采取哪种形式将取决于许多因素，必须在适当时候就此进行讨论。现在可以说的是，为了使《禁产条约》成为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至少透明度问题将是我们议程中的重要问题。

最后，当然，核查将至关重要。核查制度自然将取决于条约的范围，但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们将支持一种不歧视、多边和有效的核查制度，使同样的规则适用于所有缔约国。我国代表团非常乐于参与关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希吉女士(新西兰)：正如我国代表团最近关于核裁军问题的发言所强调的那样，新西兰一贯支持开始就裂变材料条约进行谈判。我们一直主张，这样的一项协定将成为对不扩散和核裁军的实质性贡献。

关于这些问题的谈判拖延越久，存在的裂变材料就会越多，核武库的数量和规模增加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开展关于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这里我指的不是如何启动谈判的程序性问题。相反，我想侧重裂变材料制度的一些要素；我使用制度一词是有意的，因为很可能会有必要从我们关于这一问题的工作中形成不止一项成果或条约。制度或框架方式可能会成为缩小甚至是调和分歧(例如在对现有裂变材料库存是否应纳入这一问题上始终存在的分歧)的一种办法。

现在，请允许我提及权威的裂变材料问题国际小组最新的报告。该小组在报告引言中指出，它在 2010 年的重点是提供关于尚未宣布高浓缩铀和钚持有情况的六个核武器国家的这些材料的以往生产量和目前持有量的新估计。其次，裂变材料问题国际小组审查了美国和联合王国关于裂变材料生产和库存情况的官方声明。再次，该小组提供了无核武器国家的高浓缩铀和钚的数据。

显然，该小组认为高浓缩铀和钚的生产和库存的准确资料是在核裁军领域取得进展的必要前提。该小组认为，目前的裂变材料库存多于维持当今核武器库所需的数量，核武器国家可以宣布大量裂变材料超过了军用所需。该小组的结论很有说服力，增强了要求所有核武器国家公开关于裂变材料生产和库存的更多资料的理由。

该小组报告的第二个重要结论是，由于大部分武器国家都已停止生产核武器所用裂变材料，这些国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促进对它们过去的裂变材料生产活动的透明度和信任。例如，该小组建议制定合作举措，对关闭生产设施和最终完成已完产的材料核算统计工作所采用的程序进行比较。它们的想法是，这将有助于完善对裂变材料持有情况的国家声明的核查方法。

从小组报告中很明显看出，探讨在国家一级采取实际步骤以塑造谈判最终结果的前景，即便在我们走到谈判桌前这么做也并不算早。裂变材料问题国际小组所建议的这类合作举措是一个例子；我之前提及的美国和联合王国的裂变材料生产和库存官方声明是另一个例子，也将促进为新制度制定有效的核查措施。

我不打算在这次发言中过多谈及核查问题，但我想针对谈判处理现有库存方法的更广泛讨论下谈一下裂变材料持有情况声明问题。同时，我要提请注意澳大利亚向裁谈会 2010 年届会提交的出色的工作文件(CD/1895)，该文件非常明确和深入地阐述了裂变材料条约的可能内容和可能的并行文书，如声明。

禁止未来生产裂变材料的一项条约，以及以可核查的方式披露、削减和消除现有军事库存无疑将是我们谈判的最佳成果。这将最大程度地增加该文书在不扩散和核裁军方面的价值。但还可以设想一系列其他解决方案。

实际上，裂变材料条约可能只有采取框架办法才可行，由多边谈判达成的议定书或有关国家做出的单方面声明作为条约的补充。可以在条约谈判的同时或条约缔结后谈判这些其他的文书，并且这些文书最好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人们可以设想，例如，现有库存可能成为声明的主题，要求核武器拥有国执行国家审计活动，使武器级材料受到管制。当然，为了与《不扩散条约》保持一致，任何此类声明应预先要求《不扩散条约》缔约国逐步削减库存。

声明至少可以具体说明声明国拥有的高浓缩铀和钚的总量。裂变材料问题国际小组预见，要想做到切实有效，这类声明应包括五类持有情况：弹头和弹头部件；被确认超出军事目的但仍用于武器的材料；海军和其他军事反应堆使用的储备；军事反应堆废燃料；以及民用库存。

其中一些类别涉及特别敏感的问题，显然不适合一蹴而就地解决办法。如果强制性宣布特定库存类别不可行，可以寻求其他办法。这些办法包括：敦促尚未宣布武器级裂变材料库存的核武器拥有国做出声明；鼓励缔结协定，通过核领域跨国合作限制国内裂变材料生产设施的数量；以及倡导尽量减少将高浓缩铀用作民用反应堆燃料的做法，并迅速减少目前的民用钚库存。

然而，无论声明在为处理裂变材料而建立的整体制度中可能发挥什么作用，必须保证的底线是核查制度要能够区分生产禁令生效日所持有的库存和之后非法生产的库存。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期待着继续致力于裂变材料问题谈判的中心问题。我们高兴地看到您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并敦促您的继任者也这样做。

甘云安先生(大韩民国)：由于这是我在您担任主席期间第一次发言，我想首先向您，格里尼于斯大使，担任这一重要职位表示祝贺，尽管这一祝贺似乎迟到了一点。我认为，今天在您的有力领导之下进行的关于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讨论已经对深化我们对该条约的认识和尽早启动关于该条约的谈判做出了贡献。

过去几年来，我们开展了关于《禁产条约》的讨论。但遗憾的是，由于各自不同的安全关切造成在关键问题上的不同立场，我们在这一重要问题上没能取得实质进展。尽管如此，我认为，本会议室内没有任何代表团会否定就《禁产条约》本身进行谈判的必要性。我认为，在现阶段，裁军谈判会议的任务是寻找调和不同国家安全利益的方式方法。

正如以前在多个场合陈述的那样，大韩民国依然高度重视尽早启动《禁产条约》谈判。事实上，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是裁谈会更接近谈判阶段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希望谈判尽早开始。

然而，我今天无意重申以应然为导向的言论，也无意谈及详细问题。相反，我想侧重以实然为导向的办法。现在的重点是我们怎样才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记得联合国秘书长上周建议裁军谈判会议在裁谈会内部就《禁产条约》正式谈判达成一致之前开始非正式进程。

在这方面，我赞赏您开展主要侧重《禁产条约》的有意义讨论的做法。我希望此次辩论之后将有更多的、侧重更详细的技术问题的专题谈论。这将有助于建立信心和推动正式程序。鉴于上述认识，韩国代表团完全支持澳大利亚、奥地利、美国和日本的提案。人们常说魔鬼藏在细节里。然而有时，如果我们直接大胆面对魔鬼，它就没有那么可怕了。此外，阐明细节可以有助于解决高层次的问题。

最后，我真诚地希望所有成员国尽最大努力使裁军谈判会议从长期休眠状态苏醒过来。

马席克先生(奥地利): 感谢您的领导，并感谢您提供机会在今天进行辩论。

奥地利及其欧洲联盟伙伴对《禁产条约》谈判的重视广为人知，欧洲联盟今天的发言中也有所体现，奥地利完全赞同该发言。

请允许我从我国的角度补充三点。第一，裂变材料条约的益处一直是裁谈会长期辩论的主题，裁谈会 2009 年就商定了谈判任务。奥地利认为，这样的一项条约是迈向无核武器世界的不可或缺和不可避免的一步；但它不只是垫脚石。当前，我国代表团认为，继续生产用于武器目的的裂变材料已不符合我们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共同目标，它违反了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行动计划的行动 1，也违反了《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精神。我们欢迎已宣布的暂停裂变材料生产的决定，并再次呼吁所有拥有核武器能力的国家做出这样的暂停声明。但显然，我们需要的是一项条约；只有条约才能建立树立长期信心和安全所需的法律架构和机制。

第二，不言自明的是，在裁军谈判会议谈判《禁产条约》将是裁谈会的一个受欢迎的新起点。同时，虽然裁军谈判会议仍在寻找自己应发挥的作用，但我们应当以推进思维的其他方式对这一进程加以补充。奥地利支持有人提到的非正式进程这一想法。我们听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在这方面的建议。我想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并且我鼓励合作伙伴参与其中。奥地利将充分参与这样的进程。我们还

要鼓励各组织邀请技术专家参加这些会议。关于界定裂变材料和生产的深入讨论将成为这类讨论的良好开端。

我欢迎各代表团今天上午所提出的诸多有趣想法和分析，特别是关于定义问题的想法和分析，奥地利支持尽可能广泛的定义，同时兼顾清晰、准确和可执行性的必要性，这是很自然的。《禁产条约》的整体想法已存在多年，我们在这些会议和裁军谈判会议上的讨论将得益于这一事实。我们不必从头开始；我们可以依靠在不同组织、非政府组织举措、专家小组和其他各种途径在过去几十年来获得的丰富的经验、讨论和知识。以核查问题为例，无论未来条约的最终范围和内容如何，核查都是一个关键问题，它的整体有效性、公信度和实用性将取决于核查机制的可靠性、可信性和运作。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制定和监管保障协定、核查和监测活动方面的丰富经验。在我们继续进行讨论时，参考并利用这些经验将很有帮助。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在本周早些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说，核武器的持续存在是不安全的一个根源，有必要生产裂变材料以抵制这种不安全以及其他原因所致不安全。还有人曾询问，我也想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核武器和武器级裂变材料是不安全的一个根源，我们为什么会想要更多这些材料呢？我国代表团坚信，多边谈判仍是长期可持续地处理不安全根源和保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最佳途径。因此，奥地利欢迎立即启动关于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这项任务将有助于核裁军和不扩散，并将成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萨贾迪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您领导裁谈会的方式表示满意。我保证我国代表团将与您通力合作。

我们坚信，核武器的存在是对所有国家的安全的最大威胁。因此，核裁军仍是我国代表团在裁谈会工作的最优先事项。裁军谈判会议上次全体会议的讨论表明，所有无核武器国家坚信核武器是非法、不正当和不人道的，对人类构成严重威胁。国际社会许多成员，特别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曾多次提请国际社会关注核武器给国际和平和安全以及每个国家的安全带来的威胁。因此，它们要求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措施消除这一威胁。

当前，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关切的是，核武器国家库存中仍存在着数以千计的核弹头。我们需要立即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在裁军谈判会议开始谈判一项在规定时间内分阶段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方案，包括一项核武器公约。

在这方面，我们再次呼吁，作为头等大事，应尽快在裁军谈判会议中设立一个核裁军问题特设委员会。此类谈判最终必须在法律上永远禁止任何国家拥有、开发、储存和使用核武器，并规定销毁此类武器。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再次强调，《禁产条约》必须禁止用于核武器目的的裂变材料，不应变为一个不扩散领域的文书。我们永远不会接受这种做法。《禁产条约》应成为核裁军和不扩散一切方面的一个明确和有意义的步骤。《禁产条约》应当是一项全面、非歧视和可有效国际核查的条约。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

置所用的裂变材料过去的生产、当前的库存和未来的生产必须纳入该公约的范围。我们将在裁军谈判会议谈判《禁产条约》期间积极推进我们的立场。

我们在裁谈会的工作进入了关键阶段。我们必须在我们核裁军领域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我们相信，每个国家在努力争取消除核武器威胁方面都负有特殊责任。《禁产条约》只有让核武器国家作出新的坚定承诺才会实现附加价值，而只有在该条约覆盖核武器国家的所有库存并成为一项普遍性条约时才能做到这一点。

裁谈会应完全遵守其议事规则。铭记消除核武器对国际社会所构成的威胁的迫切性，我们吁请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在裁谈会议程的基础上通过并执行一项全面而均衡的、涵盖所有核心问题的工作计划。

主席：感谢萨贾迪大使的发言。在请南非发言之前，我们还剩下约 20 分钟时间，名单上还有以下发言者：巴基斯坦、意大利、印度、中国、瑞士和俄罗斯，以及一项行使答辩权的请求，和一些需要处理的内务工作。为了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我们的会将一直开到下午 1 时，届时我将暂停会议，然后在下午 3 时重新开始，以完成发言者名单和我提到的内务事项。有鉴于此，现在请南非发言。

马特吉拉先生(南非)：我国代表团欢迎巴西的德马塞多·苏亚雷斯大使所作的深刻发言和其中的观点。我们也听取了关于如何着手的一些建议。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反应。

我国代表团于周二再次陈述了在核裁军问题上的立场——这一问题仍是我们的最优先事项。我们还表明，南非一直反对绝不妥协的立场，我们认为，多年来，这种立场使本机构无法在其议程中的任何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南非还主张以系统和渐进的方式实现我们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谈判一项条约，这项条约将禁止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所用裂变材料，并实现不扩散和裁军的各项目标。

首先，我想明确说明，我国代表团不赞同裁军谈判会议一些成员宣扬的意見，即裂变材料条约是谈判时机已成熟的唯一议题。考虑到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一个谈判论坛的性质，我们相信它有能力就其议程所包含的任何问题进行谈判，尽管我们承认，有些问题比其他问题更可能在近期最终达成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安排。虽然我们可能无法就缔结协议时机已较成熟或尚未成熟的问题达成一致，但这不应阻碍我们开展实质工作处理我们议程上的问题。应搁置程序问题上的持续争吵，换之以裁谈会议程项目的实质性审议。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就依然会有人质疑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争取裁军目标的实体是否依然存在现实意义。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裁军谈判会议是否能够达到我们的期待，或是否已是时候应考虑采取替代办法推进多边裁军谈判，以振兴本应由裁军谈判会议承担的工作。

我们都了解国际社会为争取在裁军谈判会议达成这项条约的长期努力。在这方面，我们要特别回顾杰拉尔德·香农大使 1995 年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的关于谈判裂变材料条约最适当的安排的报告、1995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以及 2000 年和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关于开始谈判此项条约的呼吁。香农报告提交距今已 15 年，裁军谈判会议却仍在忙于讨论谈判可能性这种似乎扑朔迷离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铀和高浓缩铀等裂变材料是生产核武器的基本材料。显然，对这类材料的管制将对扩散管制具有直接影响。此外，似乎合乎逻辑的是，禁止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所用的裂变材料将成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道路上的重要一步。裂变材料条约将显著强化《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理想，并将成为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补充。我国代表团认为，最终达成裂变材料条约还将成为巩固未来无核武器世界的未来制度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对待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的态度是真正认真的，裂变材料条约谈判就不能再拖延了。

裁谈会无法启动这类谈判不仅仅是因为 2009 年通过的 CD/1864 号文件所载的决定。成员们可能记得，多年来，有许多问题使启动裂变材料条约谈判的协议复杂化。这些问题包括：附属机构的任务；棘手的“挂钩”问题；条约的范围以及是否应包括过去的生产和裂变材料库存；可核查性问题；与禁产条约作为真正的核裁军步骤(而非仅仅是稳定现状的步骤)的作用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导致持续僵局的原因。我们同意，其中许多问题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但我们认为，大部分问题只能在实际谈判中解决。

在对裁谈会议程、工作计划的许多正式和非正式辩论和讨论及边会活动中，我国代表团努力推动关于裂变材料条约的辩论。2002 年，南非还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了关于裂变材料条约的工作文件，该文件已作为 CD/1671 号文件分发。这份文件中载有关于裂变材料条约可能的范围和要求的一些想法。由于该文件已提供给所有代表团，我不重复其中所载内容，但想非常简要地重申我们总的立场。

南非认为，这一条约应是非歧视性和可核查的，并能够实现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的各项目标。作为第一个在生产出核武器后彻底消除此类武器的国家，我们充分认识到与未来条约有关的各种复杂问题。与一些人提出的有关未来条约的局限的论点相反，南非的经验说明虽然有必要认识到技术相当复杂，但如果存在必要的政治意愿，这些问题都能克服。例如，我们承认与过去生产的裂变材料有关的困难，但我们坚信，未来条约要成为一项可信的文书，就必须涵盖库存。一项满足裁军目标的裂变材料条约还必然会执行透明、不可逆转和可核查的原则。我们认为，这项条约要充分有效，就应是多边裁军谈判的产物。

最后，我国代表团欢迎有机会在裁军谈判会议参加此次辩论。我们希望我们很快能够推动关于这一问题的谈判，这一问题非常复杂，不能再拖延了。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 主席先生, 遵从您的要求, 我将简要讲些要点, 不宣读事先准备的讲稿。

首先, 我要向巴西大使保证, 他一点也不枯燥乏味。他今天的发言是我和在本论坛两年来听到的最杰出、最重要和最全面的发言。我国代表团还赞同今天强调有必要将谈判一项核裁军公约作为最优先事项的发言者。

关于裂变材料, 我可以非常明确地说, 这一问题涉及我国安全关切的核心。我们以前曾解释过, 由于我们区域需求, 巴基斯坦不得不寻求有效核威慑能力。在这一背景下, 巴基斯坦认为极为重要的是要处理裂变材料库存不对称性这一问题。因此, 我们认为, 民用核能合作领域最近出现的例外主义和歧视政策将加剧这一不对称性, 从而加大库存不对称带来的威胁, 并给我们造成更大的危险; 这是我们在拟议的《禁产条约》谈判问题上采取现有立场的原因。

我们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 拟议的《禁产条约》存在缺陷, 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某些关键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库存问题。但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请允许我简要地细讲一下这些问题。

让我们看看定义问题。定义是这方面的一个关键因素, 因为它将决定未来条约的范围和核查制度。在这方面, 我们必须考虑到的不仅有高浓缩铀和武器级钚, 还有因科学发展而演变出的新材料; 我要特别提到的是钼-241、钼-243、镓-237 和反应堆级钚, 因为它们也能被用来生产粗制核武器。

第二, 关于库存, 我们认为, 我们需要考虑到的不仅有未来生产的裂变材料库存, 还现有库存。必须在区域和全球各级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裂变材料库存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条约的内容不应只是停止生产, 更重要的是应减少库存, 以解决不对称性问题。各方提出的关于自愿、单边或双边措施的建议是不会有有效的, 事实上, 它们注定会失败。如果在这一问题上可以采用双边措施,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至少对我们来说是这样的。

我们还必须牢记两个主要核大国巨大库存的存在——至少 900 吨武器级铀和超过 220 吨武器级钚。这是我从《2010 年全球裂变材料报告》中得到的数字。这样的巨大库存造成了一种局面, 即就算这两个主要大国未来停止生产裂变材料, 如果它们选择继续生产核武器, 它们仍将有充足的材料这么做。这将导致纵向和横向扩散的风险。因此, 全球和区域各级的库存不对称性是一个战略不稳定因素;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 某些大国的选择性和歧视性政策加剧了这一问题。

我们一些同事将香农授权称为处理库存问题的依据。这种 1998 年或之后不久出现的建设性含糊在当时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 但对于现在的情况, 特别是对于我国来说是不够的, 鉴于我所提到的事态发展, 这一问题不能以任何形式的建设性含糊来处理, 而是需要以非常直接的方式进行处理。我们需要得到保证, 使我们相信我们谈判的不仅是一项禁止未来生产的条约, 还是一项削减现有库存的条约。

还有核查问题，从我们听取的发言来看，所提供的核查机制不足以确保和提供缔结一项真正可核查的条约所需的任何形式的保证。一个有力和可靠的核查制度将使我们能够确定库存水平，防止民用材料转用于军事方案和追查利用库存进行的生产。

鉴于这些关切，我们希望建议，正如我们以前所建议的那样——我曾在几次发言中提到过这一点——最好制定一项可称之为“裂变材料条约”而非“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协议。区别在于，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只是一个不扩散措施，甚至可能都算不上，因为鉴于现有的巨大库存量，不扩散是不可能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项削减现有库存和禁止未来生产的条约。在此背景下，裂变材料条约应包含以下内容。

关于定义，正如我所讲的那样，我们应扩大定义范围，除了高浓缩铀和武器级钚以外还应包括铀和钼。关于范围，裂变材料条约应涵盖高浓缩铀和武器级钚之外的广阔领域：它应包括用于舰船推进和存储于核反应堆中的裂变材料，以及反应堆级钚。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关于库存，裂变材料条约绝不能只禁止未来生产，还要处理削减现有库存问题。

关于核查，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独立的核查机制，《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核试条约》均逐渐建立了这样的机制。该机制必须包括现场视察和质疑性视察。依靠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国家技术核查办法是不够的。此外，关于生效问题，只有在具有裂变材料生产能力的所有国家均签署和批准时，裂变材料条约才应生效。

据我所知，各区域集团的一些国家在本论坛和私下曾表示，它们实际上都赞成这项条约不仅禁止未来生产而且削减现有库存。我还要赞赏一个代表团有勇气表明该国不赞成这样的条约。我赞赏并欢迎这种坦率。

请允许我讲最后两点。首先，我想回应德国大使，他提及我以前的发言并质问巴基斯坦是否要阻碍国际共识。我只能对他说，我们不愿阻碍国际共识。遗憾的是，有可能损害我国安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因此我们被迫采取这样的立场。如果要为此承担责任，那么责任在于为了谋利和强权政治而执行违反国际不扩散义务的政策的那些国家。关于延误裁军谈判会议工作问题，我希望他能提到过去12年的延误，而不仅是我国代表团的立场所造成的最近两年的延误。

最后，我知道有某些建议涉及俄罗斯大使提到的边会活动。我同意他的意见；我们认为裁谈会的议事规则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使我们能够开展边会活动所建议的那些活动。我们想了解这些边会活动的更多情况。我们想知道它们将如何与裁军谈判会议联系起来，因为我们认为，裁谈会的工作不应受到损害，如果有必要在这些边会活动进行所设想的这种非正式讨论，我们有一种去年曾采用过的非正式讨论模式。我看不出这些边会活动的附加值，但无论如何，我不固持己见，我也想听取更多情况。

主席：感谢阿克拉姆大使的发言。现在下午 1 时了。从现在到下午 3 时休会。但名单上还有 6 位发言者，再加上中国。

王群先生(中国)(以中文发言)：谢谢主席先生。关于今天下午的安排，如果要开会的话，我们没有准备，另外还有别的活动。所以，我建议主席先生，能不能采用以下两个方式：一是，尽管还有六个代表团要发言，但请六个代表团都简短地发言，以便今天在这个会上都发完言。二是，假如实在需要再开会，我想在你的主席任内，第四周的会还没有安排。我们可以把六位的发言放在第四周的全会上进行。第四周的全会，也许还可以安排在其他议题上想发言还没有发言的代表。所以，这件事由你决定，我们愿意听从你的安排。

主席：感谢王群大使的这项建议。我已经在与秘书处进行协商，译员会议也让我对译员的要求有了更多认识。我想继续讨论这一核心问题，之后在下周讨论其他问题，并与大家协商保留这么做的权利，因为下周将是我担任主席的最后一周。我们都有很多事要做，但正如贾扎伊里大使所说的那样，现在进行的是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我想继续下去，而且还有一项答辩权需要处理。

现在我得暂停会议了，但我们下午将继续此次会议。

下午 1 时 05 分休会，3 时 05 分复会。

主席：尊敬的同事们，你们继续参加今天上午开始的第一二〇二次会议的热情和恒心非常令我钦佩。我宣布复会。正如我所提到的那样，名单上还有 6 位发言人，现在请意大利大使发言。

曼弗雷迪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首先，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在全体会议上发言，我要祝贺您担任主席，还要赞赏您令人钦佩的主持工作方式。当然，意大利赞同此前匈牙利大使以成员国名义宣读的欧洲联盟的发言。但我想从我国的角度谈几个问题。

《禁产条约》是意大利在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个优先事项。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理由是《禁产条约》本质上有两个目标：它既是一项裁军文书，又是一项不扩散文书。不过，我不想进一步阐述《禁产条约》的理念，因为我们至少从 1995 年以来就一直在讨论这一问题。我们认为，裁谈会现在应集中精力讨论与《禁产条约》有关的 5 个主题，同时要以香农授权(CD/1299)作为背景材料。

第一个主题是定义。澳大利亚代表已较为详尽地阐述了这个问题。界定裂变材料是进行《禁产条约》谈判前一项复杂但必不可少的任务。过去在裁谈会上至少还提出过三种定义。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美国提出过一种定义，瑞士提出了另一种定义，之后俄罗斯又提出了一种定义。此外，《原子能机构规约》第二十条中也载有一项裂变材料定义。因此，我们可以进行谈判并由原子能机构和其他专门从事化学和核物理的其他机构提供专家意见。总的目标是这一定义应足够广泛，使《禁产条约》可信和有效；又不过于宽泛，以至包含昂贵或复杂得不可接受的核查程序，或对和平利用核能带来不必要限制。

我们应处理的第二个项目是核查。我们认为，在任何严肃的裁军或不扩散条约中，核查条款都至关重要。在这方面也可以进行谈判和获取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经验丰富的机构的意见。但美国和俄罗斯或许也能够在这方面做出有益贡献。广义而言，核查是与我稍后将谈到的《禁产条约》所有各方面中都包含的一个方面。

我们应该处理的第三方面是核燃料。至少四个核武器国家的海军使用高浓缩裂变材料作为核动力舰船燃料，而不只是用于核武库爆炸物。《禁产条约》谈判必须确定条约是否应涵盖堪比核爆炸物的这些裂变材料，如果应该，如何做到。

我们应处理的第四个方面是生产工厂。如果要达成一项可信的禁产条约，我们就必须处理武器级裂变材料生产工厂问题。我们是否允许它们关闭，或设想将它们改造？改造是否可行？有什么检查程序？在这方面，外部专门知识同样至关重要。

最后，我们应审查的第五个问题是裂变材料库存。库存是未来进行《禁产条约》谈判真正的绊脚石，甚至在今天上午，本会议室内所做的发言也说明了这一点。条约应只是简单的禁产条约还是应包含针对现有库存的条款？对此表达的意见大不相同，但在我们从事的工作中没有什么是非对即错的。只要在我们的会议上思考这一问题就可以有所启发，找到可能的折衷办法。如果我们在裁谈会就我提到的这五个专题认真进行深入讨论并至少在其中一些问题达成临时谅解，即便没有正式开始谈判，未来《禁产条约》的轮廓也将逐渐出现。所以，正如我们的荷兰同事今天上午所说的那样，让我们行动起来！

拉奥先生(印度)：自 1993 年以来，印度在《禁产条约》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当年，印度是获得一致通过的大会第 48/75 号决议的原始提案国之一，该决议设想，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将大有助于核不扩散一切方面。1995 年和 1998 年，印度参加了设立一个《禁产条约》问题特设委员会的协商一致。我们也没有阻碍通过 CD/1864 号文件的共识，该文件，除其他外，于 2009 年 5 月设立了一个工作组，在香农报告和其中所载授权的基础上谈判一项禁止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所用裂变材料条约。在这方面，我想回顾并重申我们在 2009 年 5 月 29 日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此外，正如我们此前的全体会议发言所着重指出的那样，我们重视作为唯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裁军谈判会议及其议事规则，特别是协商一致规则。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是进行《禁产条约》谈判的适当论坛。我们期望裁军谈判会议谈判拟定普遍适用的文书。因此，使所有相关国家参与谈判并为其圆满成功作出贡献至关重要。作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印度愿缔结一项普遍、不歧视和可核查的禁止未来生产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所用裂变材料条约。显然，该条约应该符合印度的国家安全利益。

我们认为，未来的《禁产条约》必须是非歧视性的，这体现在条约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必须非歧视地适用于条约的所有缔约国，特别是直接受到其义务和责任影响的国家。我们还认为，核查将是条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任何能为各方接受的核查机制都应符合实际有效这一标准，而且条约本身应是可由国际核查的。我们还认为，《禁产条约》必须是一项禁止未来生产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所用裂变材料的国际条约。我们视此为界定该条约范围的主要特征。如果通过普遍参与和遵守忠实执行，《禁产条约》将大有助于核不扩散的一切方面——促成 1993 年大会决议的共识所设想和期待的目标。

我们仔细听取了一些主张，即本论坛权限之外的某些事态发展将加剧库存不对称性，从而影响《禁产条约》的前景。我们不同意这种理由。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原因不在于此。我们能修正多少不对称性？规模和发展方面的不对称不能也不应阻止我们在多边论坛共同努力。此外，与这些言论相反的是，印度加入核供应国家集团等国际出口监管制度将加强国际不扩散努力。我们要好好看看谁才是真心要成为国际不扩散制度的守护者。

最后，印度对裁军谈判会议启动裂变材料禁产条约谈判的支持没有改变。在过去几年里，包括去年，我们本着开放的态度参加了关于《禁产条约》的非正式讨论和全体讨论。正如我们此前在 2011 年 2 月 1 日的全体会议上陈述的那样，我们认为这些讨论不影响我们应有的优先事项，即通过工作计划以开展实质性工作，包括在裁军谈判会议进行谈判。它们不能替代裁谈会正式决定所设立的附属机构进行的《禁产条约》谈判，也不能在谈判时被援引为先例或代表各代表团的实质性立场。

王群先生(中国)(以中文发言)：谢谢主席先生。今天是中国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我首先代表中国代表团向裁谈会诸位同事致以新年的祝贺。今年是中国兔年，寓意着睿智、敏捷和吉祥，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今年裁谈会能取得积极进展，刚才不少同事讲“行动起来”。我们不仅要“行动起来”，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行动”的时候需要“智慧”。关于禁产条约的问题，我想谈几点原则的看法：

第一，中国一贯支持裁谈会尽早谈判达成禁产条约。对于 1993 年四十八届联大禁产条约决议及此后的历届联大相关决议，中国均参加了协商一致，或投了赞成票。中方认为，禁产条约的核裁军和防扩散意义同等重要。达成禁产条约有利于促进核裁军进展，防止核武器扩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第二，中方注意到尊敬的俄罗斯大使洛希宁在本周二全会发言中关于禁产条约问题的看法。关于在裁谈会外平行启动禁产条约问题的讨论，俄罗斯认为是不具建设性的，因为这不是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会参加这样的讨论。他的意见十分中肯，很有道理，中方对此完全赞成。中方认为，作为当前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裁谈会是谈判禁产条约唯一和最佳的场所；

第三，中方支持裁谈会在达成全面平衡的工作计划基础上，尽早启动禁产条约谈判，并通过好的谈判达成好的条约。所谓好的谈判，就是指公开透明的政府间谈判，所谓好的条约，就是指有助于有关各方都能参加的条约。

中方主张，在当前情况下，如一时达不成工作计划，还是应当参照近年的做法，继续在裁谈会全会以非正式或其他合适方式，就禁产条约及其他议题平衡开展讨论，这样既可以维护裁谈会权威及议事规则，又可确保成员国的普遍参与。关于各方今天对禁产条约本身所涉各方面问题的看法，中方将予仔细研究，并保留实施就此发表评论和提出看法的权利。

沃伦曼先生(瑞士)(以法语发言):大家知道，瑞士高度重视关于禁止未来生产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所用裂变材料的国际条约的谈判。因此，瑞士去年为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发布一份参考文件提供了支助，该文件概述了参军谈判会议过去处理这一专题的方式，着重指出了谈判进程中的重要问题。瑞士还为此资助了三场研讨会，这些研讨会讨论了可能的未来条约的各个方面。我国代表团还请布鲁诺·佩洛先生参加了去年的非正式讨论，以便参与讨论者学习他在这一专题领域广泛的专门知识。在另一场合，佩洛先生以个人身份介绍了一份关于这一问题的非正式文件。我们认为，该文件仍适用于目前的讨论，可以成为今后工作的一个起点。

今天，我国代表团想发表一些一般信息，说明瑞士政府在条约问题上的立场。瑞士认为，谈判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将成为一项重要进展。在《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后，这样一项文书将成为多边核裁军和不扩散制度的第三个里程碑。它将促进我们在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过程中取得进一步进展。此外，这一文书还将加强核裁军和不扩散制度，因为它可以帮助减少《不扩散条约》造成的歧视，《不扩散条约》造成了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极大的不平衡。我们认为，为了使这样一项条约充分推动实现这样的目标，它应基于一些原则。

首先，这一条约应力求不仅防止核武器横向扩散，而且在推动裁军的同时防止核武器纵向扩散。为此，该条约不仅应禁止生产爆炸目的所用裂变材料，还应为现有库存设置上限并削减现有库存。因此，瑞士认为，条约至少应在一定程度上涵盖库存问题。只有这样，这项条约才能满足应有的不扩散和裁军方面的双重目标。

第二，条约应巩固国际不扩散制度，使《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和非缔约国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努力。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条约应可有效核查。显然，只有这样，这项条约才能具有长期可持续性。

瑞士相信，裁军谈判会议仍是谈判该条约和三个核心问题的适当论坛。我们愿充分参与未来的讨论。

诺沃哈茨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 我们支持裁谈会作为本论坛平衡的工作计划的一部分并在香农授权基础上谈判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我们认为, 起草这项条约将成为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制度的多边措施, 以及核裁军的一个重要步骤。

俄罗斯已彻底停止生产核武器所用的裂变材料。我国自 1989 年, 即 20 多年前, 即不再生产武器级铀。所有生产武器级钚的反应堆都已停用。最后一个反应堆于 2010 年停用, 该反应堆自 1994 年开始被用来供应热能和能源。

我们想就最终达成的条约的可能内容分享一些意见。毫无疑问, 作为第一步, 有必要就关键难题——裂变材料定义达成一致, 我们认为, 这一定义一方面必须符合条约的目的, 另一方面必须反映当今的现实情况并符合原子能机构内最近的情况发展。

我们认为, 条约的范围应包括相应条款, 禁止生产用于制造核武器或其他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有关使用这类材料生产舰船推进所用燃料的条款应被排除在协议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一些条款, 例如禁止协助或鼓励其他国家生产这类材料, 以及禁止将民用裂变材料转用于核武器目的的军事用途。

我们相信, 尽可能多的国家必须加入该条约, 首先是核大国, 以及有潜力生产核爆炸装置和拥有浓缩铀及处理乏核燃料设施的国家。制定无限期条约只会增加它的价值。

我们认为, 未来协议的核查机制尽可能多地使用原子能机构使用的、经过时间检验的核查手段以及该组织的专家潜力。《禁产条约》规定的核查权应完全赋予原子能机构, 纳入该机构任务的框架。同时, 核查机制应是最完善和最经济的, 以避免增加缔约国的经济负担。

最后, 我要说, 我们相信, 关于《禁产条约》问题的讨论应在裁谈会内举行, 使有军事核潜力的所有国家都参与其中。其他任何办法都将大幅削弱条约工作的有效性和附加值。

奥亚尔塞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 今天上午以及下午早些时候, 我们听取了富有建设性的有趣讨论。这再次表明, 我们重视核裁军和不扩散问题, 十分有兴趣为启动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打造势头, 但我们同时也有机会审视一些问题, 可以说这些问题属于裁谈会的“外部问题”, 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在这一领域必须采取的政治行动。

马塞多·苏亚雷斯大使为我们就这一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应当从政治的角度, 将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代表团建议的暂停生产裂变材料视为一项建立信任措施。在这一领域签署一项条约无疑将有助于提高核材料的安全性, 创造透明度, 并对核武库施加具体限制。所有这一切都将是创造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重要步骤。

显然，我们要务实、灵活，但也要努力就裂变材料展开系统、有序的工作。很多代表团详细介绍了应当加以分析的各个重要方面和要素。我们特别希望提请各位注意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原则和目标；定义和范围；核查。关于目标，我们必须就文书将规定的义务，亦即将禁止哪些材料这一问题达成共识。关于定义，应使用尽量宽泛的方法，纳入所有可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显然，关于如何界定裂变材料有不同意见；《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第二十条对“特种裂变材料”的定义或许能够成为我们启动工作的适当基础。我相信，正如其他一些代表团所言，在我们讨论核查章节时，必须解决这样一个较宽泛的定义引发的核查问题。

我们相信，要审议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核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无论是处理禁止生产问题还是处理库存问题，我们都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办法，这不仅仅是要通过监测和评估系统提供资料或作出声明。如果我们希望增加信任和透明度，我们还需要考虑出现不守约的可能性以及在识别材料时出现困难的可能性。无论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多边层面还是在双边协议中，都存在可供我们利用的重要框架。

我们都知道，这一谈判将是长期而艰难的。谈判的时机总是取决于我们刚才所说的“外部因素”，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抓住机会为谈判做准备，向一些代表团指出的那样，在裁谈会之内、以裁谈会的方式启动技术讨论。我们这些从事政治工作的人还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学习，这能够帮助我们寻找更好的定义和方法，从而协助消除与实际力量考虑因素有关的正当忧虑或安全关切。

我们认为，这种思考必须继续下去，希望专家能够参与进来，如果可能，重点应该更加突出。作为下一任主席国，我们建议，我们应该考虑继续使用这种专题时间表，解决上述问题。正如印度大使所言，这绝不会限制或取代主席先生你为通过工作计划所作的努力。

主席：感谢奥亚尔塞大使的发言。我记得今天上午联合王国曾请求行使答辩权。有请。

亚当森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正如奥亚尔塞大使刚才所说的，我认为，我们今天进行的讨论表明，这一主题能够引发很大关注和热情。我们满意地看到，裁谈会正实实在在地展开热烈讨论，正将裁谈会的预算花在裁谈会上。我很高兴看到这一点。

我想就德马塞多·苏亚雷斯大使的发言行使答辩权。我是怀着深深的遗憾这样做的，因为大使知道，我们向来喜欢他开诚布公的讨论，特别是他去年担任主席期间。大使永远是这里最有思想、最富挑战的同事之一。实际上，我只想讨论他的发言中的一个方面，涉及对《不扩散条约》成果的分类定性。

在座各位有很多人曾参加去年 5 月的讨论会，并花了很长时间精心准备成果。虽然我们并不期望没有参加讨论会的各方会遵守行动计划的内容，但我们的确认为，《不扩散条约最后文件》中列有一些关于裁军和其他两大支柱的详细计

划,《不扩散条约》的所有缔约方都应尽力推进这些计划。那么,我同意德马塞多·苏亚雷斯大使的话——布丁好坏,不尝不知。你们想知道我们为落实去年的文件做了哪些工作,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放弃希望,说我们已经做过了,接下来我们将把它抛之脑后,还为时过早。我想,我们所有人都将尽力执行我们达成的协议。几个星期以后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将表明我们希望如何跟进那几项行动计划。

最后,我想说,我认为外交是一门关于可能性的艺术。我们今天在讨论中所看到的,恰恰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也应该向大使那样挑战自我,并继续执行我们已经商定的工作。我认为,现在就说《不扩散条约》将无法履行其自身的决定还为时过早,因为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愈发挑战自我,才能实现这一点。

我还想祝王群大使新年快乐,并纠正一下关于“行动起来”或者“让我们行动起来”这两个口号的讹传。我记得,去年是我首先建议“行动起来”这个口号的。随后,大使顺着说“是的,我同意我们应该这样做——让我们行动起来”。显然,如果我们保持睿智、敏捷,再加上一点点吉祥,像兔子那样,但愿我们就能继续推进目前的热烈讨论。

阿塔维先生(埃及):主席先生,十分感谢你主持整届会议以及你开展工作的方式。我只想就联合王国代表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简单说两句。我想善意地提醒各位,行动计划涵括核裁军、另外两个支柱以及执行 1995 年关于中东问题的决定。我们不要忘了这一点。

亚当森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阿拉伯语发言):当然,我根本没有忘记这一点。我希望我没有激怒任何人。当然,今后我们将就这一问题开展工作。

主席:王群大使提到了兔年。英语中也有一个习语,我现在要挑战一下我们的口译员。中国的兔年寓意睿智、敏捷和吉祥,我想接下来我们就要这样开展工作。当然,英语中的习语是,我们不希望兔子跑向四面八方,因为那将会造成混乱。如各位所知,这是为什么我一直想要并且将会继续强调应侧重于要处理的四个核心问题。

在休会之前,我有两项内务事项要宣布。首先,我想提醒各位,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会外活动将于 2 月 7 日星期一下午 1 时举行,会前有三明治供应。我不知道是否会有加拿大啤酒,但是至少会有三明治。本次会外活动上,将有两个小组成员发言。其中一名来自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我们自家的 Theresa Hitchins——她将是小组成员。另一名是来自欧洲联盟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扩散问题个人代表 Anna-Lisa Giannella 女士,她也将在下周一的小组讨论上发言。本次活动恰好与我们下周二全体会议主题“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相吻合。

现在,有请澳大利亚大使发言,他也想发布一项通知。

伍尔科特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感谢你允许我在本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发言。我谨代表澳大利亚和日本讲话。

这是一次有益的交流。澳大利亚和日本将继续支持开展工作，以确保通过一项工作方案尽快在裁谈会中以《香农授权》为基础启动关于禁产条约的谈判。同时，我们希望本对话能够继续下去。因此，我谨通知各位，我们将向所有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发送邀请函，请你们参加关于禁产条约定义问题的专家会外活动。本次活动由澳大利亚和日本联合主办，将于 2 月 14 日星期一、15 日星期二和 16 日星期三三天的下午在万国宫第十二会议室举行。邀请函中载有详细情况和指示性时间表。我将担任本次边会主席。Bruno Palau 博士将作为副主席和报告员协助我开展工作。我感谢 Palau 博士，特别感谢 Jürg Lauber 大使和瑞士政府为 Palau 博士的参与慷慨提供便利。

我们仔细聆听了一些尊敬的同事对平行讨论表达的关切。我们希望非常明确、非常非常明确地表示，这一举措旨在支持裁谈会，并支持今后在本论坛中就禁产条约举行的谈判。上个星期，联合国秘书长要求裁谈会要有创造性思维。他还就裂变材料建议了一个彼此启发和建立信任的基本程序：一旦裁谈会通过工作计划，这一程序将能够为正式进程提供参考，并推动正式进程。我们的举措同时回应了秘书长为帮助裁谈会提出的两项建议。我们希望，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将接受这一邀请，我们期待着尽可能广泛的专家、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各代表团能够参加关于禁产条约定义问题的专家边会。

主席：感谢伍尔科特大使的发言。如果没有其他人要发言，我就此结束今天的工作。会议比预期的略长，但我认为，我们进行了很好的实质性讨论。

裁谈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2 月 8 日星期二举行。巴基斯坦代表，有请。

阿里·汗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对不起。很抱歉，我给一次原本已经很长的会议又延长了几分钟。但是，我真的想要赞扬你迄今为止主持会议的方式。你的主持既有尊严，又显从容，有助于我们展开有益的讨论。我仔细聆听了尊敬的澳大利亚大使就澳大利亚和日本政府联合举行边会的倡议所作的介绍。不过，如果可能，我希望他们现在能够更清楚地解释一下。可能我漏听了一些东西，我只是想请他们澄清一下本次边会与裁谈会的关系。我们的想法是，这是一次边会，是由一两个国家提出的倡议，与我们在裁谈会之中开展的工作没有关系，也不涉及裁谈会的议事规则。如果能够就这一点向我们略微详细地解释一下，我们将不胜感激。可能我漏听了。很抱歉，我希望澳大利亚大使多多包涵。

主席：在请日本或者澳大利亚发言之前，我想谈谈我对任何边会、例如将于星期一举行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边会，或者过去几十年在这里举行的其他边会、例如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举行的活动与裁谈会的关系的理解。正如伍尔科特大使所言，他希望这项倡议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讨论中出现的最重要的问题。当然，各位应该还记得，星期二阿克拉姆大使发言之后——他的发言极为明确地介绍了巴勒斯坦的立场和安全关切——我曾建议，或许就这类问题举行边会对于教育我们所有人也很有益。例如，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外层空间活动是中国、俄罗斯和加拿大提出的一项倡议，这是另一个例子。我不知道澳大利亚或日本是否希望对此进行回应。

伍尔科特先生(澳大利亚): 谢谢巴基斯坦提出这个问题。这是澳大利亚和日本就裁谈会长期关心的一个问题提出的一项国家倡议。在发给各位的信中——大家很快就会收到, 我已经说明了我们的一些想法。我希望, 举行专家边会之后, 在 Palau 博士的协助下, 我将就讨论情况提出事实性的报告, 并将该报告提交裁谈会今后的一次全体会议。如果各代表团愿意, 我们还可以在全体会议上展开进一步讨论。然而, 本质上, 这是一次边会, 是澳大利亚和日本共同提出的一项国家倡议。我们的想法是, 使之与裁谈会密切相关, 但显然它不是裁谈会计划的一个正式部分。

王群先生(中国)(以中文发言): 谢谢主席先生。中方刚刚认真听取了澳大利亚对它的建议所作的说明, 也听取了有关代表团对此提出的澄清的要求, 中方重视这些建议以及对这些建议的关注。我将报告北京来研究这些设想, 但是为了便于我更加准确地报北京研究, 或便于北京研究, 从刚才格里尼于斯大使的解释以及彼得·伍尔科特大使的澄清, 我的理解是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建议至少从定义上来讲, 不构成裁谈会的工作, 不知道这个理解是不是对的。假如是这样, 我将在这个基础上向北京汇报。

达里亚阿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主席先生, 请允许我宣布我们对你引导讨论的方式感到无比高兴。我们也很感谢尊敬的澳大利亚大使宣布这一边会。然而, 我们对他的答复感到困惑, 因为我们不清楚这类活动与裁军谈判会议的形式有何关系。

主席先生, 我想你一定比我更清楚主席的身份意味着什么, 你一定知道主席不是某一国家集团的代言人, 主席不应当宣布边会, 甚至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活动。如果与裁谈会的工作有直接联系, 那也应当由秘书处宣布即将举行一次会议, 可能与裁军谈判会议有些关系; 至于要不要参加这次会议, 应由各代表团决定。我认为, 我们在讨论中没有注意这个事实, 无论是在上一次全体会议上还是今天的会议上。我们听到, 很多代表团都表示关切, 说我们一定要恪守裁谈会的议事规则。无论何种讨论, 都应当全面, 涵括并吸引裁谈会禁产条约有关工作的所有主要参与方参加。

关于举行某种边会, 我们赞赏这是一项国家倡议, 今后我们可能也会就核裁军问题举行边会, 因为我们认为这很重要。不过, 如果我们要举行会议——我们已经在德黑兰举行了一次会议, 讨论了核裁军问题, 很多学者和对核裁军感兴趣的方面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可能也会在裁军领域举行一些边会。然而, 我不太确定、事实上我很困惑, 这与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到底有何关系, 因为根据议事规则, 如果我们要举行裁军谈判会议, 如果我们要在全体会议上宣布什么事情, 如果我们想要创造某种联系, 那么最好通过工作计划实现这一点。否则, 如果有人愿意, 我们也可以像往年一样, 商定举行一系列非正式会议, 为议程上的所有项目分配同等的时间。

主席：谢谢你的发言。如你所知，我们还没有工作计划，制定一项工作计划是我的优先事项。问题是我们如何妥善利用时间，将时间用到实处。你可能还记得我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发言。当时我说，我觉得，附属机构非正式会议已经到了头，成员国十分希望我们坚持四项基本问题。鉴于没有工作计划，我很赞赏的一点是，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就前两项核心问题举行了实质性讨论。我不认为议事规则中有任何一条规定主席不能说：“顺便说一下，将会举行一场边会”。同样，我先前曾宣布我们将与口译员举行一次边会，我想这是一项很好的活动。我们也提到今后的边会，例如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边会，这只是为了在座的与会者，为了鼓励他们参加，无论他们站在哪一边的立场上。我不过是在用我的方式鼓励大家继续努力理解彼此的立场。在很多情况下，如果我们有各领域真正的专家，那只会更好。如果一个或一组成员国希望就核裁军举行一次边会，我当然欢迎。此外，关于剩余的核心问题，我真的、真的认为，我们进行了交流，就各种问题进行了十分正式的交流。交流期间，我们介绍我们的国家立场；交流通常不会令人惊讶，因为我们往往喜欢强化我们的立场。这么些年来，我发现，我从非正式的边会、小组讨论和走廊上的谈话中学到的东西更多，它们增加了我对各个问题的理解，不仅是在裁军谈判会议中，在日内瓦开会的很多其他联合国机构中也是如此。

名单上还有两个代表要发言。首先是秘鲁，然后是中国。秘鲁，有请。

斯基亚莱尔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请相信，我国代表团本不想再次发言。今天上午，在你的主持下于今日开幕的正式会议上，我们已经发过言。

我就简单说两句。首先，我们希望感谢澳大利亚和日本政府提出这一倡议。我们充分理解，提出这一倡议的背景是，所有成员国都有合法权利，提请裁谈会注意它们认为大家有必要了解的重要问题。这种做法并不罕见，我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令人惊讶的，过去也不是没有先例，可能无需我提醒裁谈会的各个成员国，并不总是仅仅涉及核裁军问题。

尽管如此，我国代表团只是希望重申，我们有义务正确地遵守裁谈会的议事规则。我相信，凡是聆听了我国立场的代表，可以说，某个时刻，我们不由自主地需要或者说想要以不拘一格的方式去解释议事规则，那些听取并能理解我国支持正确解释议事规则的坚定立场的代表可能发现，在我们看来，议事规则对于裁谈会的运作具有根本意义。在这方面，主席先生，正如你所说的，我国代表团并不认为，有任何条款禁止主席、主席团或者裁谈会成员国根据裁谈会成员国提出问题的合法权利提出问题，以便为我们的谈判提出建设性的立场。

我们这些裁谈会的代表清楚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过去 15 年僵局难解；其次，国际社会呼吁裁谈会开始运作；再次，在裁谈会的框架内，在一丝不苟地遵守裁谈会议事规则的情况下，主席先生你与六主席的其他成员为通过工作计划付出了勇敢的努力。正如你所说的，通过工作计划是裁谈会 2011 年会议的主要目标，也是近几年会议的目标。

第二，同时，我们也听取了非常有用、十分有益的发言，各国在发言中介绍了它们的国家立场。我认为，这就是裁谈会的工作，我也认为，裁谈会的工作只能到此为止，目前是这样。裁谈会以外的工作就是裁谈会以外的工作，应该这么理解。

王群先生(中国)(以中文发言)：谢谢主席先生。理事厅里在两个核心问题上的讨论很有实质意义，很有启发性，很有成果，我受到鼓舞。中国支持这样的活动。中国支持裁谈会的正式工作，也支持裁谈会的非正式工作，甚至支持裁谈会的非正式、非正式……非正式工作，只要这些工作是在裁谈会的界限里开展的，是依据裁谈会的规则和程序开展的。

讲到我才刚才想得到的澄清，我承认有些疑惑，因为我越听越不明白。我记得，尊敬的澳大利亚大使似乎说了，他的建议，他的提议，不是裁谈会正式工作的一部分。所以，为了忠实、准确地向北京汇报，我希望允许我提请主席或者提请澳大利亚代表或日本代表再做一点澄清。就是说，所谓不是裁谈会正式工作的一部分，是否就是说构成裁谈会非正式工作的一部分，还是从定义上讲不构成裁谈会的工作？所以，敬请指教，以便我向国内汇报。

主席：现在请求发言的国家有阿尔及利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德国、美国和日本。一些问题可能在双边层面得到很好地解决，如果某个国家有一类具体问题的话。不过，现在又出现了很多程序性的问题，当然我会给大家发言的机会。今天下午我们有充裕的时间让所有人发言。有请阿尔及利亚。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首先，主席先生，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希望感谢你宣布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和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将于下周举行一次活动。代表团也希望感谢澳大利亚大使宣布几天后将举行另一次活动。我们希望这些活动将具有建设性，它们必将有助于代表团更好地理解与外层空间和禁止为核武器或其他爆炸性核装置生产裂变材料有关的问题。

我们也希望，即将举行的所有活动都将有助于加强裁军谈判会议作为裁军问题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作用。阿尔及利亚代表希望强调，我们认为已经宣布的活动既不属于正式活动，也不属于非正式活动，因为这类活动必须按照议事规则经统一商定后才能举行。因此，我希望，这一观点能够明确记录在会议纪要之中，并且在年终通过关于裁谈会活动的年度报告时，也能考虑到这一观点。

努恰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希望通过你转达我们对澳大利亚和日本大使的谢意，感谢他们邀请我们参加边会磋商。显然，这些活动与裁谈会的核心工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本来我国代表团并不希望发言。不过，澳大利亚大使就这些活动发言之后出现的辩论、提出的问题和给出的答复，让我想起先前曾经出现的与裁谈会工作方法有关的一些问题。

我国代表团毫不怀疑可以要求举行边会。另外，我们也不担心这会违反议事规则。这不是我们的意思。然而，我们真正担心的是，如果我们赞同就一个十分

具体的问题、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举行三次会议的提案，人们不禁会问，这到底还是不是开会。相比之下，我们过去举行的所谓边会，通常只要求一次会议，处理一些问题，而不是开三次会。

边会只是边会，与裁谈会没有关系，这是常识。换句话说，联合国并不是此类活动的一方。召集方是负责活动的方面。从逻辑上讲，不应为此类活动提供口译服务。这是很明确的；我想这一点没有争议。这是“边会”的本意所在。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召开三次会议，仅仅是为了讨论某一特定主题的定义。我认为，跟以往的惯例相比，建议的程序对此类活动邀请函的性质提出了疑问。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裁谈会是唯一的谈判论坛。我记得，前些年，我们通过了一项议程，为讨论每一个议程项目分配了几次会议，至少我记得是这样。工作在四个主要的议程项目之间等额分配。我还记得，去年，每个议程项目或者说每个主题的协调员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召集了讨论。例如，我记得，有一次会议讨论了某个问题的定义。因此，原则上讲，我们作为裁谈会成员国能够理解澳大利亚和日本发出的邀请函的重要性——在此，我再次感谢它们发出邀请——但是，考虑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我认为应当使用能够指导我们工作并丰富这一讨论的活动时间表解决这些问题。

我的阿尔及利亚同事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邀请函仅仅是邀请参加边会，我认为结果亦将是一次与裁谈会无关的活动。

综上所述，我认为，我们应当认真考虑通过活动时间表，将各项任务分配到裁谈会议程的每一个项目。我觉得以往这方面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

我们相信，在你的主持下，将会举行必要的磋商，从而使我们能够着手开展工作，并为我们努力解决面临的所有问题建立共识。

主席：谢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相信我，我在努力寻找推进工作的方法。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方面；我们之中参加过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活动的人已经听取了我们的专家就这一具体问题的发言。现在，我们的确已经有了一份工作计划，其中包括每一个附属机构的任务。如果你想要继续磋商，我可以与六主席中的各位同事协商后，轻易地发布一份工作时间表。时间表将具有前瞻性，在组织事项上符合要求，甚至符合议事规则的要求。问题出在各个核心问题和议程上其他主题的任务授权方面，如各位所知，特别是谈判拟定一份任务授权仅供讨论的问题。不过，我还是感谢你的发言。现在有请德国发言。

霍夫曼先生(德国)：主席先生，事实上，我有点迷惑。本来，我想也许我应该提出一个程序问题，接着我又想，算了，我就提一个普通的发言请求好了，因为我并不是很确定我们在讨论什么。澳大利亚和日本请我们参加裁谈会以外的系列活动，它们已经说得十分明确，你也重复了这一点。我想说，我非常感谢你主持讨论的方式。我认为，你完全可以根据你的经验，解释你如何理解澳大利亚和日本的请求。在我看来，裁军谈判会议或者裁军谈判会议主席不需要作出任何决定。我们收到了一份邀请函，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表示，我们十分感谢这一邀

请。其他代表团将要决定他们是否接受邀请。在我看来，就这么简单；当然，我希望很多代表团、但愿所有代表团都能接受邀请并参与讨论。在裁军谈判会议中，我们试过很多方法，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尝试深化对很多代表团都感兴趣的某些问题的讨论。记得去年我们曾在裁军谈判会议中进行过非正式讨论。不过，目前，我愿意尝试一下澳大利亚和日本刚刚发布的邀请。为了缩短讨论时间，我请问主席是否同意我的判断，即：我们和你本人都无需作出决定，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应当结束讨论。

主席：这是一项国家倡议，显然无需裁军谈判会议作出决定。这有点像我一年半以前去柏林参加一场关于禁产条约的吹风会。我甚至不记得这次会议的具体名字了；我只记得有很多专家作了非常非常好的发言——十分有启发。因此，我觉得这是一项国家倡议。接下来，有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言。

里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将相对简短，因为我认为我们的德国同事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关于这里似乎存在的困惑，他说出了我的部分心声。不过，我还有一些疑惑，特别希望跟在座另一些正在准备其他主题边会活动的同事们聊聊我的困惑。你提到即将举行的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关于太空问题的活动。现在，我们正与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也很荣幸与我们的中国和俄罗斯同事合作，筹备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另一项关于太空问题的活动，拟于春天举行。我想问一问，如果我们请北京在这里澄清这么多问题，他们认为这次活动与我们现在在这里开展的工作有什么关系。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同。我们正在——据我所知——各种非正式边会中举行多项关于太空问题的活动。我认为，这些是工作中基本相同的工具，正如我们在纽约第一委员会和其他地方一样。我看不出这一邀请有何特别之处。

我的另一个不解之处是：我似乎听到一些同事说，他们很有兴趣现在在这里就禁产条约开展更多正式工作？他们想要增加全体会议的次数吗？这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讨论，我将十分高兴参加更多关于禁产条约的全体会议，他们好像是这个意思。我希望能把这些加入到时间表中。我认为，我们已准备好继续就这一主题以及其他主题展开深入讨论。至于是否能够进一步安排，取决于六主席。

须田先生(日本)：主席先生，几个月、几个星期以来，我国代表团通过多次磋商一直对所谓的澳大利亚倡议表示支持，最终决定我们不仅强烈支持，而且共同主办这次边会。不过，我想对刚才的种种发言说两句，虽然我觉得我的德国同事已经提出了重要但简单的看法，消除了困惑。今天下午，会议室中似乎充满了不必要的困惑。关于边会活动，正如澳大利亚大使伍尔科特所阐明的那样，我们并没有提出让裁谈会作出任何决定，我们只是邀请其他成员国或国家参加这一边会活动。这次边会活动决不是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或非正式活动或会议。这不是一次裁军谈判会议的活动；我们只是邀请所有成员国参加这次活动。我们相信，这次边会活动将能够帮助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尽量支持裁谈会在禁产条约方面的实质性工作。这是其唯一宗旨，我们希望在座所有人都能参加这次会议，因为我们相信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有益。不过，到底要不要参加这次边会，将由你们决定。

当然，我们也希望裁军谈判会议中的讨论能够尽量继续向前推进，但这不妨碍今后任何国家或成员国举行他们认为对于裁军谈判会议内部讨论有益的任何边会活动。

我想再次邀请你们所有人参加，我希望各位都能参加本次活动。不过，我还是要说明，你们是否有兴趣、是否要参加本次边会活动，将由你们自行决定。

主席：谢谢日本大使，据我所知，观察员国也受邀参加本次活动。现在有请中国大使发言。

王群先生(中国)(以中文发言)：谢谢主席先生。我两次发言，这是第三次发言，实际上就想搞懂这个到底是澳大利亚提出的建议是不是裁谈会的工作。是否构成裁谈会的工作？我这么问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就是想如实地精确地向北京报告，就这么简单，但是刚刚听了其他有关同事的发言，我想在提出澄清的基础上再作一个发言。

为什么刚才的澄清对我向国内汇报这么重要呢？假如是裁谈会的工作，那就是裁谈会的工作；假如像刚才尊敬的须田大使讲的，他们搞的活动不是裁谈会的工作，或者是不管是正式，还是非正式，不是裁谈会的工作，这样我们可以相应地有助于北京作出判断，和决定到底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也许我个人浪费了大家这么多时间是有有点自私，但是对中国代表团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在没搞清楚到底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建议是不是裁谈会的工作的话，那我就觉得我们就不应当来谈是不是涉及到牵涉裁谈会作出决定的问题。假如它不是裁谈会的工作，自然也就不涉及到需要裁谈会来采取决定；假如是裁谈会的工作的话，那也不是 6 主席就能定得了的。假如是裁谈会的工作的话，应当由裁谈会成员来决定，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不能本末倒置，所以为什么我们先要搞清楚这个到底是不是裁谈会的工作。

第二点，让我感谢澳大利亚代表团，感谢日本代表团提出这么个倡议。尽管，正式而言，这个不是裁谈会的工作，但澳大利亚代表团、日本代表团出于真诚地推动裁谈会的工作，来推动禁产的谈判，想作出它们的贡献，这个本身是好事，但是这个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没有必要——我不是说任何人——从一开始就清清楚楚、从开始就说明，到底是正式工作的“边缘”、“一部分”，或者到底是什么，使至少像我这样的人——不太聪明的人——就觉得有点疑惑。所以我感谢日本大使刚才的澄清。

我希望所作的这些工作能够有助于裁谈会对禁产的谈判。事实上，这样的活动，尽管具体安排上有不一样，但是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以前，日本代表团也就禁产问题搞过一些活动，称为平行活动也好，工作午餐也好，还是什么其他，基于国家倡议就“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开展了非常有益的活动。其它国家，根据它们的国家倡议，也就此提出了不少实质性的想法，组织了很多关于“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研讨会。

同时，在裁谈会成员和国际社会关心的其他的主要的议题上，尽管不是在裁谈会内，而是在裁谈会外，也搞了好多活动，比如说像外空问题，中俄搞的“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的条约”的问题，还有一些国家搞的核裁军的研讨会，这些活动都是有益的，也都是对裁谈会的讨论和今后的工作做出了贡献的。但是在肯定它们重要作用的同时，并不妨碍我们搞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活动，只有搞清了它们是什么性质的活动，才能够使我们更好地参与、更好地开展这些活动，所以这里面是有个很清楚的逻辑关系的。刚刚尊敬的美国代表也提到中国为什么就问了一个问题而没有问其他的问题，我想原因也就不重复了，道理就这么简单。总之，希望各方面渠道的工作都能够有益于裁谈会，使实质性的工作尽早地开展起来，大家拿出政治意愿，拿出智慧，来共同努力，来尽早推动裁谈会，尽早启动实质性的工作。

我要感谢格里尼于斯大使，他开了好头。不光顺利地通过了议程，而且他以公开透明的方式把他最近几周的工作计划——也就是指示性时间表——来同各成员国进行商量、讨论，以一种公开透明的方式来讨论。从理事厅来看，大家都也很具建设性，很配合，都对格里尼于斯大使提出的这几个星期的指示性时间表不持异议。这就非常具有建设性，所以我也在想，从最近两周，甚至最近三周，假如能够继续这样的具有建设性的深入讨论各个议题的话，我们有什么不好？

刚刚尊敬的美国代表说，希望这么搞，我就觉得只要是大家都同意，为什么不好呢？大家都同意，为什么不好呢？是好事啊。马里乌斯大使可以这么做，尊敬的智利大使也可以这么做，大家都在裁谈会的规则内，这工作不就开展起来了么？我们从马里乌斯这两周的工作就看到了希望，大家要增加互信。

有国家安全关切，这是正常的，这并不可怕，但是关键我们要面对这个现实，通过政治的意愿，通过政治的智慧，来解决这些安全关切，来达成大家都同意的解决方法，近来实际上，一个时期以来，总是有人在讲，说裁谈会处于僵局已经 10 多年了，说裁谈会没有进展，我不同意，我支持尊敬的俄罗斯代表维克托·瓦西里耶夫那天所作的讲话；不能说裁谈会近年来、最近两年没有进展，维克托讲了“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的条约”；实际上不仅仅是“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的条约”，比如说在尊敬的阿尔及利亚大使贾扎伊里的主持下，裁谈会各方都同意了 CD/1864，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至于后来，CD/1864 以后为什么没有启动禁产条约，我想只要是仔细看一看就知道了。尊敬的巴基斯坦大使当时并没有就此提出“杀手修正案”。所以，政治的互信很重要，当时，假如大家都同意 CD/1864，在 2009 年 8 月份，我们本可在 CD/1864 基础上开始工作并积聚势头。为什么没能实现？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互信，不要相互指责，所以 CD/1864 就是我们的一大进展。我们绝不要贬低这种成就。

此外，去年，我们就在比利时大使担任主席期间，就裁谈会如何通过非正式地讨论，就四大核心议题展开讨论，这个具体安排也达成了一致。谁说裁谈会就不会有共识？CD/1864 就是一个共识，大家同意比利时任内的非正式磋商的安排

就是一个共识，每一个裁谈会的成员都加入了这个共识。我们为什么对裁谈会内的讨论就这么心有余悸呢？就没有信心呢？所以，我就讲，我们应当对裁谈会内根据裁谈会的规则来尽早推动裁谈会启动实质性的工作要有信心。格里尼于斯大使开了个好头，让我们继续跟上，在裁谈会踏踏实实地——在裁谈会，或者是通过全会的正式会议，或者是通过裁谈会的非正式讨论——就四大核心议题展开讨论。

同时，要是我们这方面做的好，实际上我就觉得我们的工作计划也就有了一个好的基础。这个基础，这个成功的工作计划是基于马里乌斯大使所作的、尊敬的智利大使所作的。所以我觉得只要各方都努力，我对裁谈会达成协商一致的工作计划，展开实质性工作充满信心。怕就怕在这些政治的歧见。让我们摒弃这些政治歧见，在裁谈会的界限内实实在在地着手开展会议工作。但同时，让我再强调——今天我本不打算讲得这么长，抱歉讲得这么长了——让我再强调，我支持裁谈会内工作，谈判一定是要在裁谈会内谈的，在支持这个同时，我也肯定、也赞赏其他国家通过想别的办法在裁谈会之外作出的努力。非正式的投入可以起补充作用，是有益的。所以，我感谢尊敬的澳大利亚大使和尊敬的日本大使为此作出的巨大努力。

谢谢大家。抱歉讲了这么长。

曼弗雷迪先生(意大利)：我简单说一说。我只想就会外活动说两句。首先，自维也纳会议以来，多边外交就一直与会外活动相伴相生。裁军谈判会议的任何成员国都可自由主办会外活动。这么做是它们的主权，没有谁可以阻止它们。会外活动的意思是，如果你对会外活动的主题感兴趣，尽可自由参加。如果你不感兴趣，则不必出席。就我们而言，意大利十分感谢澳大利亚和日本提出就禁产条约的定义举行一次为期三天的会外活动的倡议。我们认为，这对于我们未来的讨论是一次有益的教育体验，因此我们将会参加。

达里亚阿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不起，我再次请求发言，不过我很感激各位尊敬的同事给我们提供的解释。我认为，主席先生，正如你清楚知道的那样，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很明确，程序也很明确，我们十分欣赏你提到议事规则的方式。很显然，你正在议事规则框架内开展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我们对此表示赞赏。按照议事规则，我们有两个选择：根据工作计划举行正式的全体会议和谈判；抑或，如果无法就工作计划协商一致，我们可以勇于创新，举行某种非正式讨论，正如我们在比利时担任主席时所做的那样。我们提交并讨论时间表，为对所有议程项目一视同仁起见，我们可能决定这么做。这一点很明确。我觉得，澳大利亚和日本大使宣布的活动不属于这两类活动中的任何一类——它是别的什么活动。从本质上说，它的确是一次会外活动，如果由秘书处宣布，本可避免很多误会；因为当裁谈会主席宣布这一活动时，有些代表团不免产生误会，误以为你可能在寻求某种批准，或者作出决定。

那么，听取了各位同事所作的全部解释之后，我认为，显然，这是一次会外活动。会外活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曾经举行过多次会外活动，正如我先前

提到的，例如关于核裁军问题的德黑兰会议。我们也正考虑专门就核裁军问题举行另一场会外活动，欢迎所有同事参加。会外活动有其自身的优点，不应对它反应过度。那么，鉴于我们在讨论会外活动，宣布会外活动是成员国的权利，邀请各国参加是成员国的权利，参不参加也是成员国的权利。我认为，问题现在已经很明确，至少对我们而言。我们感谢各位给我们提供的解释。

主席：非常感谢。我再次对因为宣布会外活动而造成的误会表示遗憾。我们彼此知根知底。我想，我对在座大多数人都相当了解，而你们也知道我十分热切地希望推动这一进程，也热切希望推动在裁军谈判会议以外举行的活动，正如我热切地宣布将与我们的口译员举行一次会外活动一样。我将此仅仅看作是内务。如果我转向秘书处，说“内务——请你们宣布”，从而避免主席方面造成任何误会，我们这一庄严的机构、其权威和荣光依然存在，这样是否就可以接受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将确保正确履行程序。现在有请巴基斯坦发言。

汗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很抱歉我要再次发言，但首先，我想感谢你主持本次讨论，并就我为何提出这一问题作一点解释。这是因为我们重视裁军谈判会议，因为各国对工作的不同方面具有敏感性。我们应当尊重彼此提出这一问题以寻求澄清的权利。如果澄清得明明白白，通常都是有益的；但是也有人使用类比的方法进行解释，尽管使用类比进行解释令人困惑。不过，我们听取了日本大使和你本人十分明确的解释；我想最好的类比是当你将本次活动与你参加柏林的一次会议相比。无论如何，我希望感谢你——主席先生以及日本大使提供的澄清。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想请问本次会外活动是否提供口译服务。会提供口译服务吗？

主席：不会提供口译服务。我想，工作语文只有英语。下面有请阿尔及利亚发言。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希望能为这项活动提供同声传译。既然无法提供，我们如愿参加本次会议的能力可能受到限制。

第二，鉴于有关会外活动的讨论，我们希望，在裁谈会之中，如需请求举行不属于裁谈会工作范畴的活动，正如其他会议一样，应由裁谈会秘书处宣布，这一点应成为惯例。这将避免任何曲解。此外，我们希望就裁军问题、特别是就彻底禁止核武器条约问题举行一次类似的活动——这不是邀请，而是愿望。

主席：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我欢迎阿尔及利亚或其他国家就核裁军问题举行一场会外活动。这次活动将由秘书处、而不是主席宣布。但愿我不会再次陷入如此众多的麻烦之中。我感谢所有与会者参加今天的会议。同星期二一样，我们就核裁军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我认为，我们就裂变材料进行交流、各国阐述重要安全立场很有必要。我十分赞赏我们今天下午的这种交流。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带稿发言。这更多的是一种自发性的意见交流。当然，这种交流不仅仅拘泥于什么是会外活动这一问题，我们也反思了这一庄严的机构——裁军谈判会议应当如何运作，如何睿智、敏捷地向前推进，我想这也需要一点运气。

今天的会议就到此为止。下次全体会议将于 2 月 8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举行。非常感谢。

下午 5 时 10 分散会。